

# 安居實踐及傳家使命： 清代竹塹文士鄭用錫與北郭園詩文探論

葉 叢 寅 \*

## 提 要

園林作為個體生命、文化與社會型態的具象表現，彰顯人與地方雙向建構的豐富意義。清代竹塹文士鄭用錫興築北郭園安頓個體生命，同時以此作為家族立基地方的重要標誌，乃是臺灣古典園林發展的重要典範。北郭園和傳統中國園林文化形成的對話關係，既有承繼，亦有新生，反映傳統園林文化在臺發展、流播的樣貌。本文嘗試探討鄭用錫與北郭園的相關書寫，首先說明北郭園的建設對於鄭用錫自身實踐士人理念的意義，其次詮說北郭園和鄭氏一族的傳家期待，進而揭示北郭園的空間意義以及其在清代臺灣古典園林史上的地位。

**關鍵詞：**北郭園、鄭用錫、竹塹、安居、傳家

---

本文於 112.11.29 收稿，113.06.19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DOI:10.6281/NTUCL.202406\_(85).0003



# **Peaceful Life and 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 A Study of Zheng Yongxi and Beiguo Yuan's Poetry and Prose in the Qing Dynasty**

Ye, Ruei-Chen\*

## **Abstract**

The Chinese garden is a distinctive symbol of individual life, culture, and social form. It reflects the rich meaning derived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Zheng Yongxi—a Zhuqian literatus of the Qing dynasty, constructed the Beiguo Yuan as a means to settle himself. Moreover, he intended the garden to represent the Zheng family's noble role in the locality. Beiguo Yuan is a significant model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in Taiw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guo Yua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includes both inheritance and new meanings, reflecting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in Taiwan.

In this article, I explore Zheng Yongxi's writings of Beiguo Yuan. I begin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Beiguo Yuan and Zheng Yongxi's life as a literatus. Next, I explain the Zheng family's consciousness of inheritance, as it related to Beiguo Yuan. Through this discussion, the spatial meaning and status of Beiguo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Yuan in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in Taiwan are revealed.

**Keywords:** Beiguo Yuan, Zheng Yongxi, Zhuqian, resettlement, family inheritance

# 安居實踐及傳家使命： 清代竹塹文士鄭用錫與北郭園詩文探論 \*

葉 叢 辰

## 一、前 言

中國園林作為特殊空間形式，經由豐富多樣人文活動與園林物質性的雙向交會與歷時性澱積後，產生深刻人地意涵。回顧中國園林史，秦、漢帝王苑囿與魏晉時期的莊園，乃是權力、財富的物質性特徵。中唐以後，園林不僅是純粹提供維生之資的場域與財產，由於主人有意識的經營，更使園林空間漸次與中國士階層的精神內質、文化緊密連結。園林也在最初代表士人隱逸守藏的文化符碼基礎上，開展出更多面向的空間意義。明清以降，伴隨城市經濟興起、商品消費繁榮的現象，園林與財力、社會文化的連結，成為主人自我表述的象徵，<sup>1</sup> 透過園林空間能深入解讀士人主體與當時社會文化互動的成果。<sup>2</sup> 就園林選址、造景的角度而言，從相地擇

\* 本文初稿曾於「臺大中文系第 409 次學術討論會」發表學術報告，感謝當時與會先生與其後期刊審查先生給予諸多寶貴建議，謹此一併誌謝。

<sup>1</sup> 如巫仁恕從「雅」／「俗」對照的社會文化風氣，進一步將士大夫興築園林的行為視為對抗「世俗價值」的途徑，並從中確立自我品味與社會文化地位，參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園林使文士得以寄託個人才情與理想，另立科舉窄門以外的人生目標。王鴻泰：〈明清間士人的閒隱理念與生活情境的經營〉，《故宮學術季刊》第 24 卷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1-44。

<sup>2</sup> 如曹淑娟從祁彪佳與寓山園說明園林作為主體空間的意義，參氏著：〈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空間的建構〉，李豐懋、劉宛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

址、疊山理水開始，乃至於佈景陳設、規劃路徑、命名賦義，園林的興造一方面隨順園主生活（命）記憶的感受與認知展開，同時亦與周遭環境相互交融、影響。在建園行動中，主人的巧思規劃和設計概念、取名命意，都與「園林」此一綿延已久的話語脈絡、文化象徵相互對話。作為安居之所，園林乃是主人個體生命行跡、社會型態乃至於文化記憶三者共構的具象化表現。

誠如人文地理學者所提示：「地方」由「行動」和「結構」相互揉合而成，<sup>3</sup> 活動主體在安居存有的歷程中，他與今昔社會文化、地方風土交涉的互動關係，往往能體現人／地的連結意義。園林作為空間文化的成果，呈現漢民族在臺灣空間拓墾、傳衍發展的不同面向。從荷據、明鄭以至清代，流寓士人、富商大紳，都嘗試以園林表述活動者與土地的關聯，並從中展發情感意志、想像，因而使得園林空間型態有著不同的文化意義。清代中期，臺灣社會經濟發展興盛，文士與豪族興起，全臺各地皆有典型的園林成果，<sup>4</sup> 若從園林文學的發展來看，上述豪族園林雖有題詠作品，但在數量和風氣上，皆未及竹塹地方。道、咸、同之際，竹塹文士以園林場域，

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373-420。歷史學者則留心園林與整體社會文化、階層、身份的連動關係。如柯律格則措意園林象徵的財富、物質性意義，也以此觀看園林在社會文化網絡的角色。（英）柯律格著，孔濤譯：《蘊秀之域：中國明代園林文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

<sup>3</sup> 人文地理學者提到：「結構化論者認為，我們的行動既非由超乎我們的結構決定，也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產物。結構有賴於我們的行動方能存在，我們的行動則是由行動背後的結構來賦予意義」、「我們必須協商的地方，是那些先於我們在此活動的人實踐的結果。」參（美）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頁60-61。至於陳惠齡言，「人的感覺並非由個別的感受形成，而是基於長時期的許多經驗的記憶和預期的結果」……，而「地方與場所精神，最主要的體認意義即是『定居』的空間概念與特性」亦即「方向感」和「認同感」。參陳惠齡：〈作為隱喻性的竹塹／新竹符碼——在「時間——空間」結構中的地方意識與地方書寫〉，《成大中文學報》第67期（2019年12月），頁229-230、243。園林作為存有個體關乎「生活」、「生存」以及「定居」等多重意義的具象化表徵，更能呈顯個體意義所感知、體會的地方精神。

<sup>4</sup> 知名者知道光年間，臺南吳尚新家族以鹽鹵起家，興造「吳園」。光緒年間霧峰林文欽由科名顯耀，築有「萊園」。板橋林家因商致富則起修「林本源園邸」。這些名園凸顯傳統園林文化的在臺灣的物質性展演，象徵清代臺民家族在地傳衍、發展蓬勃的社會、歷史實況。

凝聚在地文學社群，通過園林展演士人文化。<sup>5</sup> 林占梅的潛園、鄭用錫的北郭園即是代表，象徵文人自我意識的覺醒。<sup>6</sup> 在人地關係的類型上，兩位主人雖是地方望族代表，卻展現不同於一般豪家富紳重視財富、物質層面的園林觀想，而具有對主人情性、生命課題的反思及體認，毋寧更貼近傳統中國文人園林的精神。過往學者已注意林、鄭兩者因生命際遇不同，在園林詩風表現的差異。<sup>7</sup> 此一差異，除了可從生命質性、人生境遇來解釋，也反映主人對「園林」的不同想像。如學者指出林占梅通過園林物象體觀，展發隱逸雅士的風流姿態，<sup>8</sup> 潛園作為感性騷雅的情意空間，是不遇才子的寄託之所。相對而言，鄭用錫投入科舉正途，榮登開臺黃甲，隨後致仕返鄉，晚年興築北郭園，必須面對士人理念的出／處實踐、家業傳承操持的課題，此一人地關係，又呈現何種園林想像？鄭用錫與北郭園是觀看清代臺灣文士園林的一個典型案例，具深入探究的價值。

鄭用錫(1788-1858)，字在中，號祉亭。原籍福建漳浦，明末後遷同安浯江(金門)。祖父鄭國堂於乾隆四十年(1775)攜用錫父親鄭崇和來臺，初居於苗栗後龍，後遷竹塹，遂以為籍。身為首位臺籍進士，鄭用錫西渡為官，於道光十七年(1837)乞歸，此後遂將心力置於鄉里，熱心文教與公益。用錫曾擔任明志書院山長，栽培後進不遺餘力。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鄭氏招募當地鄉勇抵抗英艦侵擾。咸豐三年(1853年)，漳泉械鬥紛起，鄭氏撰〈勸和論〉挺身勸解。逝後，於同治十一年(1872)獲祀鄉賢祠。據連橫記載：「晚年築北郭園以自娛，

<sup>5</sup> 學者特別指出清代竹塹地區的園林文學成果，在臺灣文學發展上具有代表性的地位，是清代臺灣詩歌創作的獨特現象。參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新北：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99年，曹永和、沈謙先生指導)。及黃美娥：〈清代竹塹地區文學的發展與特色〉，《從清代到當代：新竹300年文獻特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8年)，頁179-180。

<sup>6</sup> 參余育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新北：稻鄉出版社，2012年)，頁236-245。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1995年，李鑾先生指導)。

<sup>7</sup> 如黃美娥觀察兩人園林詩作的不同點：占梅園林之作有更多喜怒哀樂的感情，甚至愈來愈多悲情；用錫詩作始終充滿平淡自然、樂天知命的情調。氏著：《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頁283。

<sup>8</sup> 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頁244-293。徐慧鈺：〈林占梅潛園雅集及其文化意涵〉，《兩岸發展史研究》第4期(2007年12月)，頁1-33。

頗有山水之樂。」<sup>9</sup> 從官場回歸故土，以經營鄉里實踐土人志業，築於咸豐元年（1851）的北郭園是其晚年生活理念與士紳身份得以實現的重要據點。過往研究關注園林作為地方藝文群體的場域價值，<sup>10</sup> 或將北郭園與相關書寫活動視為「官紳唱和」的權力運作複製成果，認為此一現象為模仿傳統的「內地化」特徵。<sup>11</sup> 若我們跳脫園林社交功能的「群體」視角，回到個人主體空間的角度，則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是，面向悠遠的園林傳統、歷史文化，鄭用錫在打造北郭園時，他如何認知、定位這處場域？

鄭用錫對於傳統園林文化的體會、融攝，可從以下兩個角度展開思考。首先，鄭用錫選擇以北郭園回應出／處的人生課題，是園林文化中常見的現象。對個體而言，園林與現實社會的距離、差異，提供主人調復生理、心理層面的價值，乃是士人重要的自我重構場域。<sup>12</sup> 由此來看，園林書寫所傳達的空間意境與意義，即是園主人生命體感的投影，彰顯個人理念與價值的抉擇。過往研究已留意鄭用錫與陶淵

<sup>9</sup> 清·連橫：《臺灣通史》（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卷34，頁1073。

<sup>10</sup> 參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第5卷第1期（1998年6月），頁91-139。徐慧鈺：〈林占梅潛園雅集及其文化意涵〉，頁23-27。薛建蓉：《清代台灣士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碩士論文，2005年，施懿琳、黃美娥、游勝冠先生指導）。

<sup>11</sup> 李知灝：《從蠻陌到現代：清領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景書寫》（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頁141-156。

<sup>12</sup> 「異質空間」（或稱「差異地點」）的觀點為傅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異質空間」真實存在社會，具有揭露、對抗、批判現實空間的功能，且與所批判的現實空間呈現「鏡像」關係。其中，傅柯指出東方的花園是古老的例證之一。見（法）米修·福寇（Michel Foucault）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頁225-233。此觀點後為學者接受，並援以詮解中國傳統文人園林空間的特性，如曹淑娟以此解釋晚明寓山園林的空間意義，認為寓山園以真實空間顯現現實空間的殘缺、病態和混亂。見氏著：《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頁289-291。朱衣仙指出明清園林蘊含「異質空間」的特性，參氏著：〈異質地誌學與明清文人園林場域的相互證發〉，《東海中文學報》第34期（2017年12月），頁1-48。夏鑄九提到林家花園乃是林本源家族日常遊園中的異質地方（heterotopias），異質地方提供一種鏡像關係，讓人能看見自己、重構自身，也建構了自我。夏鑄九：《樓臺重起·下編：林本源園林的空間體驗、記憶與再現》（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年），頁74-75。

明、白居易、邵雍三者在隱逸文化系譜中的關聯性。<sup>13</sup> 陶淵明五柳宅、白居易廬山草堂與履道園、邵雍安樂窩，昭示儒家士大夫於進取道途中，如何通過園林空間，由外部追求轉向內在安頓的取徑，是士人面對生命道途上的課題時，所欲採取的應對方式。然而，園林與主人共構的生命意義，又往往呈現多元且紛雜的狀態，五柳宅彰顯淵明初心的堅定貞白，飽含自我不與時共的傲岸形象及獨特個性。履道園則是白居易以「中隱」調和仕宦／棲隱的實踐。<sup>14</sup> 邵雍的安樂窩則強調儒者於盛世中的「小隱」精神。<sup>15</sup> 陶、白、邵等人的園居生活，說明園林是自我面對個體／外在社群的中介，給予士人在仕宦場域外有機會「得其位」並「安其所在」。相對於上述三者，作為開臺進士，鄭用錫在地方上勇於任事的實踐和表現，<sup>16</sup> 可謂清中葉後鄉紳主導地方治道的在地典範。<sup>17</sup> 就此而觀，他以北郭園寄託安身，一方面熱心公益、積極參與地方治道，其所展現的士人行跡，既與陶淵明務避權力襲擾、堅守志節安然恬居的心念不同。而主動遠離官場也與白居易「中隱」強調在仕途中安身求全、不憂凍餒的心態有所差異。同時，鄭用錫設置北郭園八景，又稍遠於邵雍於安樂窩宅園中不憑恃景觀建設，在極簡物相中純以儒者之心體觀天道生化、灑脫世俗的理學襟懷。因此，對照上述陶、白、邵等文士以園林「安居」的行動與意義，北

<sup>13</sup> 如余育婷推測楊濬以白居易、陶淵明、邵雍、元好問稱美鄭用錫，乃因四人皆有「隱逸」的歷程。其中白居易、陶淵明、邵雍三人的自得與閒適，又與鄭用錫「歸隱」北郭園相近。見氏著：〈鄭用錫詩歌特色重探〉，《政大中文學報》第 26 期（2016 年 12 月），頁 258。

<sup>14</sup> 參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 35 期（2011 年 12 月），頁 85-124。

<sup>15</sup> 有關邵雍通過園林生活空間實踐的「安樂」哲學，可參林素芬：〈從觀物到安樂：論邵雍生命哲學的實踐開展〉，《師大學報》第 57 卷第 2 期（2012 年 9 月），頁 1-28。

<sup>16</sup> 關於鄭用錫在家鄉的事功實踐，林振繁〈北郭園集序言〉概言之：道光壬寅年間洋船竄擾大安港，募勇禦之。又倡運津米協濟京饑。為其太夫人壽，節省浮費，捐穀三千石以贍族戚。一則協調三邑與同安人互鬪，見林衡道主編，陳澤編輯，高而恭採集、拍攝：《影本浯江鄭氏家乘》（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 年），頁 40。

<sup>17</sup> 如黃美娥留意鄭用錫詩歌除了雜物微詠、個人心緒、家庭瑣事、園林賞玩、交遊酬答以外，更能反映社會現象，關心桑梓國事。見施懿琳主編：《全臺詩》（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 年），第 6 冊，頁 1-2。余育婷提到鄭氏園居與其晚年生命發展性格的關聯性：「歸隱北郭園，也並非離群索居，而是在群體社會中歸隱，依舊關心社會，且不忘讀書講學。」參余育婷：〈鄭用錫詩歌特色重探〉，頁 225。

郭園和鄭用錫共構的人地關係展現了另一種面向的園林生活實踐，其內涵與特性值得探論。

第二，在以園林安身立命的文人文化中，鄭用錫建造北郭園除關乎自我的個體生命需求外，更背負鄭氏家族立基、傳衍的集體命運責任，此牽涉園林物質存有議題。回顧園林史，如謝靈運〈山居賦〉以賦體鋪陳物類圖像，凸顯園林作為家業財產的象喻。<sup>18</sup> 唐代李德裕面對自我愛賞的平泉莊園，生發子孫能否守成的焦慮，並撰〈平泉山居戒子孫記〉諄諄告誡，提出有關「傳衍」、「延續」課題的思索。明、清文士則敏銳察覺園林落於時間推移中必然壞朽的命運，針對「有」、「無」的存有概念進行不同面向的思考。<sup>19</sup> 北郭園的興建，展現了鄭氏一族雄厚的財力、家業，<sup>20</sup> 象徵遷臺家族立基地方的影響力。<sup>21</sup> 園林昭示家族勢力興衰，主人的經營是家族能否傳衍不息的關鍵。鄭用錫背負家族茁壯繁茂的期待，他如何認知與言說自家園林，並在園林的盛衰、成毀中思考自我使命？

針對上述問題面向，本文嘗試從園主個體生命價值實踐和家族傳承象徵的兩重面向展開論述。首先，藉由園林空間規劃與八景的設立，說明鄭用錫如何取資傳統園林文化，以自我生命的仕隱、出處課題為基礎，旁及自然景觀、區域人文、家族基業、社會民生，從而展現多元視點，並達成「安居」的期許。其次，觀看鄭用錫

<sup>18</sup> (美)康達維通過〈山居賦〉揭示謝靈運與其莊園蘊含的世俗財富象徵，參氏著：〈中國中古早期莊園文化——以謝靈運〈山居賦〉為主的探討〉，收錄於劉苑如主編：《生活園林：中國園林書寫與日常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頁1-41。

<sup>19</sup> 參曹淑娟：〈小有、吾有與烏有——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年)，頁195-238。

<sup>20</sup> 據方志所載：「北郭園在縣治北城外水田街。鄭氏別業。咸豐元年，鄭用錫建。中有小樓聽雨、歐亭鳴竹、陌田觀稼、浣花居、環翠山房、帶草堂諸景，創業費近十餘萬金。」見鄭鵬雲、曾逢辰編輯：《新竹縣志初稿》，收錄於方豪主編：《臺灣叢書第一輯：臺灣方志彙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第12冊，頁196。

<sup>21</sup> 如黃朝進認為鄭用錫建立「北郭園」，代表家族財富、文化修養。亦提到鄭氏一門遷臺後之所以成功，源於重視科舉功名、積極參與重大公共事務、樹立文化權威，而三者間的共同基礎乃是「財富」。氏著：《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新北：國史館，1995年)，頁76-82。黃美娥指出清領時期北臺灣竹塹地區的各姓大族及其形成的文學群體，如「竹塹」七子，基本為鄭家所組成。且當地著名之「竹城吟社」、「北郭園吟社」，即是以前郭園為主要的聚會中心。參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頁91-139。

以北郭園作為家族存續的話語內涵，並在相關實踐中達成園林「傳家」的想望。最後思索鄭用錫與北郭園在臺灣古典園林的歷史、文化、文學意義。

## 二、歸後安居：北郭園空間意涵的確立和開展

從人地遇合的角度來看，北郭園的意義立基於鄭用錫仕隱抉擇的複雜心態，以下將說明其仕宦歷程和自我生命期許的辯證，以及北郭園興築行動的意義。透過鄭用錫自設的八景，揭示其觀看自家園林以及風土民生的視角、位置，同時探討當中蘊含的個體情志和土人理念。

### （一）仕宦心路與歸鄉構園

用錫於道光三年（1823）中進士，或考量父親年邁，以候選知縣歸省侍奉雙親。其後孫爾準巡臺時，用錫請建塹城，並董工役，敘同知銜，後捐輸出力，復改京秩。守畢父喪後，至道光十四年（1834）方入京任職，簽分兵部武選司行走，次年補授禮部鑄印局員外郎兼儀制司，「凡遇郊壇祭祀，烈日嚴霜不辭勞瘁，必恪恭趨伺，首先至焉。精勤稱職，長官嘉之。」<sup>22</sup> 身為開臺進士第一人，鄭用錫赴京時應有十足壯志。然而，終以禮部鑄印局員外郎致仕，並於道光十七年（1837）歸返家鄉。對於此一短暫的仕宦經歷，由詩可觀其曲折心聲。人事多難，官場沈浮尤特，即如〈即事感懷〉：「人情動說欲為官，那識為官甚是難。便使有才堪一試，顛危世路似撞竿。」<sup>23</sup> 興許用錫不善社交，又或幾經宦海波折、公私事務糾葛，因而看透人心

<sup>22</sup> 上述有關鄭用錫登第後的行跡、事功，參清·朱材哲：〈皇清賜同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晉封通奉大夫恩給二品封典加四品賞戴花翎禮部鑄印局員外郎祉亭鄭君墓誌銘〉，清·鄭用錫撰，楊浚編：《北郭園全集》，收錄於王國璠總輯、高志彬主編：《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2輯（臺北：龍文出版社，1991年），頁25。

<sup>23</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123。今傳鄭用錫詩歌有底本、稿本。根據編者黃美娥說明：「鄭氏詩作目前存有兩種版本，其一是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所藏的《北郭園詩鈔稿本》；其二係次子鄭如梁委託福建舉人楊浚編修的《北郭園全集》，於同治九年（1870）刊刻，為北臺灣最早出版的詩文集。此二版本，內容相去甚遠，各有特色，基金會所藏較接近鄭用錫作品原貌，可惜為殘本，內容並不完整；楊浚編修的刊本，雖經楊氏刪修潤飾，但所存作品較多，且較為普遍，臺灣文獻叢刊本中之《北郭園詩鈔》、龍

險惡複雜，昔日英發少年的仕履壯心在人際、事務中的衝突、周折間反覆耗損，進而對自我價值產生質疑。〈偶想〉云：

嗟余本不才，庸庸無所見？回憶壯年時，得遂穿楊箭。初掇桂花香，繼陪瓊林宴。雖不列清班，亦幸躋部選。倏焉解組歸，慈帷終侍膳。從此換頭銜，敢云出意願。忽忽廿餘年，流光如閃電，到處皆險途，人情多轉變，軒冕似泥塗。昔貴今亦賤，不如即目前，行樂且隨便。況值老桑榆，有何生豔羨。<sup>24</sup>

回顧自我登第之初的風光榮耀，以及對未來前程的殷殷盼想，在「倏忽」的快速轉折中，多少風華竟湮滅流喪，用錫僅曖昧地以「人情多轉變」簡要歸結這段宦途風波險惡、人心難測的無奈。其中，讓用錫自複雜官場中醒悟的原因，或如〈慨時〉提到：「無才堪報國，有志欲為官。莫道夤緣易，須思幹濟難。獐頭多鄙態，狗尾盡高冠。似此汙簪笏，何如樂潤槃。」<sup>25</sup> 透露對時局不公的無奈，得道皆夤緣媚態，有心展才卻往往遭到忽視。因此〈恭次迂谷中翰題贈北郭園七絕原韻〉（其四）提到：「久辭京國謝朝簪，忠隱難為世所欽。但得區區行樂地，浮雲一片老夫心。」<sup>26</sup> 面對辭官困憊的倦怠和疲憊，唯有透過人生追求的轉向，方能覓得心安與重整。鄭用錫乞養歸里後，道光十八年（1838）在家族原本居所之上，另行建造進士第，又和族輩另拓增吉利第、春官第，銘刻自我出仕行跡的榮光記憶，宣示身份與家族地位。北郭園的興築，則在歸里十四年後（咸豐元年 1851）建成。上述一系列行動，說明鄭用錫辭官後，將心力轉向家族經營，確立自我價值的實踐。而鄭用錫人生最後的七年，乃於北郭園中度過。誠如〈恭次迂谷中翰題贈北郭園七絕原韻〉（其二）云：「收盡殘棋局外觀，園林花木漫相寬。人情富貴須思熟，敢託高名不愛官。」

文出版社之《北郭園詩鈔》，均採此版本。」參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 6 冊，頁 2。稿本文獻意義可進一步參黃美娥：〈一種新史料的發現——談鄭用錫「北郭園詩文鈔」稿本的意義與價值〉，《竹塹文獻雜誌》第 4 期（1997 年 7 月），頁 31-56。可知《北郭園詩鈔稿本》所錄更貼合鄭氏原初創作心意。故本文以鄭用錫稿本所錄詩歌為主。兩本皆有收者，以稿本為主，字詞有訛者則按編者訂正；然稿本因有殘缺，部分詩作未見於稿本，故可從楊氏刊本補其不足。

<sup>24</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 6 冊，頁 5。

<sup>25</sup> 同前註，頁 34。

<sup>26</sup> 同前註，頁 119。

<sup>27</sup> 北郭園作為鄭用錫晚年棲身場域，呈現玩味時局、人生轉向後的領悟。此一人地關係，有待通過實際的造園行動，方能更進一步探看、解釋。

## （二）北郭園「八景」的建設行動與主人情志

伴隨園林實體空間的建設，鄭用錫先後以〈北郭園記〉、〈續廣北郭園記〉作為園林經營的精神總綱，也是對於自我行動的理念詮說。此外，用錫透過八景創設，分題賦詩：小樓聽雨、曉亭春望、蓮池泛舟、石橋垂釣、小山叢竹、深院讀書、曲檻看花、陌田觀稼，賦予園林對應自我生命的多重意義，也展現園林主人不同層次的觀看、書寫視角。

鄭用錫對北郭園的整體定位和思考如〈北郭園記〉云：

余自假養歸田，屈指至今，已十餘載。自顧樗櫟散材，無復出山之志。竊效古人買山歸隱，以樂殘年；乃此願莫償，求一勝地而不可得。庚戌，適鄰翁有負郭之田與余居相近，因購之為卜築計。而次子如梁亦不惜厚貲，匠心獨運，構材鳩工，前後凡三、四層，堂廡十數間，鑿池通水，積石為山，樓亭花木，燦然畢備；不數月而成巨觀，可云勝矣！……顧今已老矣，無能為好山好水之遊，而朝夕此地，亦足以杖履逍遙；仰而觀山，俯而聽泉，尋花看竹，聞鳥觀魚，豈不快哉！至於盛衰之道，祇聽後人之自致，非余敢知也。<sup>28</sup>

主人自言樗櫟散材，無意再進取，願買山歸隱，杖履逍遙、觀山聽泉，藉花竹鳥魚的賞心悠遊、享受欣然快意，足見北郭園乃是鄭用錫息心靜觀、安享晚年的安樂場。

相較官場浮沉的不能自己，在園林經營規劃的行動中，用錫更能展現我自作主、締構佈設的快意，也可見主人取資傳統園林棲居的生活模式。在園林命名上，鄭用錫〈北郭園記〉提到：「而諸山拱峙，翠若列屏，又與李太白『青山橫北郭』句相吻合也」說明園林命名來自李白〈送友人〉「青山橫北郭」之句，<sup>29</sup> 則用錫在相地之時對於家園空間的想像，乃是就地方風土、地理情境的特徵，期與傳統文化中的

<sup>27</sup> 同前註，頁 119。

<sup>28</sup> 清·鄭用錫撰，楊浚編：《北郭園全集》，頁 45-46。

<sup>29</sup> 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頁 296。

人文情境緊密連結。作為園林空間主要結構的「八景」，源自傳統山水觀覽模式以及園林分景方式。唐代以來，園林分景系統逐漸成熟，明清之時，因造園藝術、技法的發展，而有更為細緻、繁複的呈現。<sup>30</sup> 造園者透過分類組織，使得山水、石、人造建築、動植物等不同質性的空間元素，在北郭園中形成有機串連結構的微型天地。而鄭用錫命名八景，主要關注居遊主體在其中的感受，以及身處該處景點、空間所能獲得的身心感知、審美體悟，和直接標明個別園林分勝名稱的作法略有不同。因此八景主要對應園林在特定區塊的取景視角，可以此大略勾勒北郭園的空間組織特徵。

北郭園實體基址已不復存，詳細的空間資訊、紀錄十分有限，但通過鄭用錫當年留下的園記、詩歌紀錄，以及近人田野考察遺址的成果，能約略追想北郭園的空間形貌和景觀狀態。鄭用錫〈北郭園記〉言：「前後凡三、四層，堂廡十數間，鑿池通水，積石為山，樓亭花木，燦然畢備。」<sup>31</sup> 人工建物、水體、土石、花木植栽等傳統園林要素一應俱全，由「前後凡三、四層，堂廡十數間」可推測園林具有一定規模的建築群落。〈續廣北郭園記〉對園內景觀座落的相對方位有大致介紹：

北郭園之作也，肇於咸豐之辛亥年。其始不過居中建有廳事，前後門垣、庭院，旁及兩廊，書舍房櫳，規模畢具。而廳事後鑿池通泉，上有亭，下有橋，荷花掩映，亦幽居之勝概也。<sup>32</sup>

北郭園鄰近鄭氏家宅，具備私宅功能的延伸性。園中設有廳堂、庭院、廊道、書舍房櫳，兼具接待賓客、靜觀閱讀的社交、居遊、休憩功能，此為主要建築群落。由於建築具有一定高度，對應八景中的「陌田觀稼」、「曉亭春望」，兩者提供開闊的視野，登臨者以園為起點，「陌田觀稼」可得竹塹城北門外近、中景的阡陌田野，「曉亭春望」則再收攬更遠處的竹北丘陵，呼應「青山橫北郭」之園名命意。而如〈北郭園記〉言：「前後凡三四層」相關人造建築層層向園林空間內部延伸，在向內移動過程中，「曲檻看花」是不同建物間相連廊道與園中花卉和合而成的視覺饗

<sup>30</sup> 文人園林景像創建、意境營造內涵、特色的相關討論，可參曹淑娟：《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頁3-8。

<sup>31</sup> 清·鄭用錫撰，楊浚編：《北郭園全集》，頁45-46。

<sup>32</sup> 林衡道主編，陳澤編輯，高而恭採集、拍攝：《影本浯江鄭氏家乘》，頁35。

宴。進入建築群落內層，「深院讀書」、「小樓聽雨」可獲得一定程度的安寧，屬於園主個人難得幽靜時刻。建物後方則有鑿池通泉的水景群落，水中植荷，搭配亭、橋，即為「蓮池泛舟」、「石橋垂釣」，水景群落提供「幽居之勝概」，加上積石為山的「小山叢竹」，以人工仿擬的山、水景象，使居者在園內可品觀微縮宇宙的隔塵靜謐。也和外部廳事送迎酬酢的生活型態形成區隔，使主人得以保有個體的私密性。<sup>33</sup>

〈續廣北郭園記〉再言：

咸豐壬子，因就其地闢之分為內外兩園，環栽蘎竹、蒔以名花梅柳珍果，無物不植，而其外則增建有時鐘樓，為斯園出入之啟閉，內有井，井泉味清而冽。……東廊後更設一廳事，上為八角樓，與聽春樓巍然對峙。計自創始至增修，前後尚未及四年耳，而高者高，下者下，俯仰登臨，森然異象，差云盛矣。<sup>34</sup>

其後北郭園又拓寬為內、外兩園，外園設有時鐘樓，為主要出入口，並有持續增建的景觀如東廊廳事與其上之「八角樓」，及「聽春樓」等等。根據近人李乾朗考察遺址、訪問耆老，繪製部分鳥瞰圖（見下圖一），<sup>35</sup> 圖片右側下方為北郭園入口，入門後有一水池、中有疊亭式水榭。圖片中後半部應為內園，為建築群落，如：「稼雲別墅」、「青山橫室」、「小壺天」、「偏遠堂」、「屢中踏和」、「孫芝斯室」、「挹香亭」、「渡青橋」、「濺江小徑」等景觀，<sup>36</sup> 又根據鄭氏後人記憶所繪至的宅第圖（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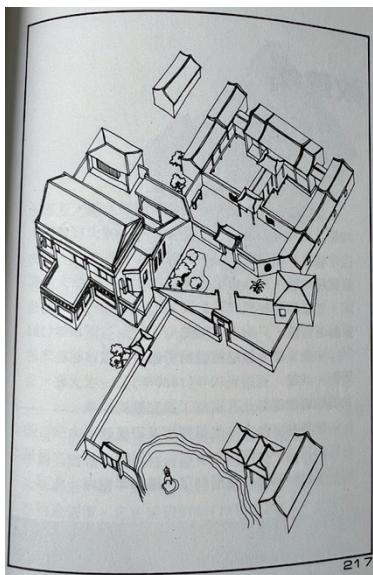
<sup>33</sup> 日人藤島亥治郎於 1936 年來臺探查時，即發現北郭園內部廣遠幽深的特點：「建築物向內部連著幾棟，盡頭處有曲折的走廊、園亭，側面的庭園很深很長……庭院中心有個曲折、寬狹不一的池塘，富於亮麗的趣味」，參氏著，詹慧玲編校：《台灣的建築》（臺北：臺原出版，1993 年），頁 122。北郭園和鄭氏家宅相鄰，以建築為主，動線向內延伸建築群落後方的山池造景。這樣的形式也可在其他清代臺灣園林發現，如板橋林本源園林建於宅後，在基地偏側有層層相屬的建築群，在縱深發展的走道、院落後，山池位於全園終端高潮。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劃室：《板橋林本源園林研究與修復》（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81 年），頁 111-113。兩者頗有類似的空間結構意趣。

<sup>34</sup> 林衡道主編，陳澤編輯，高而恭採集、拍攝：《影本浯江鄭氏家乘》，頁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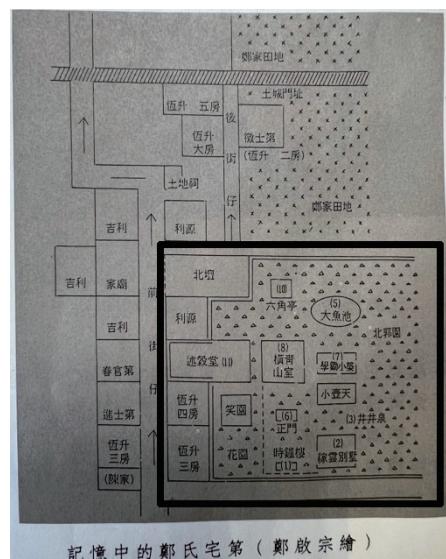
<sup>35</sup> 李乾朗：《台灣建築史》（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79 年），頁 149。

<sup>36</sup> 據李乾朗引述耆老所言：園之大門設於南邊，門內為一池大水，池中有島及石燈。池東有一疊石式的水榭，為兩座架在水上的亭子與岸邊的屋子組成。往北行經過小橋後有一

二),<sup>37</sup> 亦可見內、外兩園形式，「時鐘樓」與正門緊鄰鄭氏家宅的部分有「花園」、「笑園」、「述穀堂」，入內則有「稼雲別墅」、「橫青山室」、「小壺天」、「井井泉」、「學鋤小築」、「六角亭」、「大魚池」。整體而言，鄭用錫創制八景後，園中景點名稱或數量雖有更易，但大致維持層疊式建築群落為主體，搭配水景點綴的空間設置。



圖一〈北郭園鳥瞰圖（部分）〉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



圖二〈北郭園圖〉  
(張德南《竹塹影像憶往》)

從上述可知，北郭園的景觀和設計，蘊含傳統園林水石、植栽、建築相互依存、

片假山，假山旁為第二門，題曰「北郭園」。門旁有一幢日據時期建的洋樓。續前行，可見一垂花門，題為「稼雲別墅」，其側壁有裝飾性的花窗。門內即為「青山橫室」。據聞此建築之中庭為水池，中央有橋相連。參氏著：《台灣建築史》，頁 148。以李氏採訪紀錄鄭和用錫〈北郭園記〉、〈續廣北郭園記〉互參，筆者推測入門一大水池應為後來增建，經第二門可得內園「青山橫室」，中有水池，應為鄭用錫〈北郭園記〉言「廳事後鑿池通泉」為八景中的「蓮池泛舟」、「石橋垂釣」。

<sup>37</sup> 圖二中，筆者所標示粗框線內即為當時北郭園範圍，參張德南：《竹塹影像憶往》(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6 年)，頁 53。

共構的造設手法與美感標準，且巧於創造視覺景緻變化。由於北郭園座落於竹塹城外平緩之地，設置樓、亭，可從園內為基點，向竹北丘陵高眺，形成前、中、遠景層次的視覺感受。園內又以人工鑿泉得源，透過亭、橋親近水體，在平面空間上創設相對低緩的觀視賞玩角度。<sup>38</sup> 藉由上述空間配置，提供不同高度的豐富景觀，製造感官高低位差，遂創造跌宕變化的遊觀感知，此即園記提到「而高者高，下者下，俯仰登臨，森然異象，差云盛矣」<sup>39</sup> 的多變勝概。

此外，北郭園也同時可見園林配合臺灣地理、風土條件的調整、修正，<sup>40</sup> 如水邊建物呈現不規則散置，如是空間組織可以跳脫嚴整制式的合院住宅，產生多元變化的遊觀效果。<sup>41</sup> 在土石景觀的營造上，並不刻意追求獨立特殊的奇巧疊石，<sup>42</sup> 如「小山叢竹」非追求奇石幻變之姿，而是直接在土石山體上植竹。又〈續廣北郭園記〉言園林「環植莿竹」，<sup>43</sup> 對應當地以竹為城池障蔽的人文風景，展現十足的地方特性。而園記言「蒔以名花梅柳珍果，無物不植」<sup>44</sup> 花木植栽以名花、兼具觀賞與食用特性的果樹為主，呈現臺灣園林的特色，<sup>45</sup> 也是傳統園林與地諧和、強調體宜的精神展示。

整體而言，北郭園八景共構蘊藏的體觀感知即如〈北郭園新擬小八景蒙諸公唱

<sup>38</sup> 李乾朗：《新竹市古蹟公園潛園調查研究》（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頁17。

<sup>39</sup> 清·鄭用錫：〈續廣北郭園記〉，林衡道主編，陳澤編輯，高而恭採集、拍攝：《影本浯江鄭氏家乘》，頁35。

<sup>40</sup> 感謝審查先生提示應留意北郭園因地制宜的特性。

<sup>41</sup> 李乾朗提到：「本省庭園的空間組織是屬於自由平面的一種。長期在嚴整對稱的制式合院住宅裡生活自有其枯燥單調之一面，而這種苦悶只好在後花園中求得寄託了。」參氏著：《新竹市古蹟公園潛園調查研究》，頁18。

<sup>42</sup> 夏鑄九提到，由於台灣不產佳石，故不能如吳中假山用石之法，多用閩南灰泥屏風假山的特殊風格。《板橋林本源園林研究與修復》，頁68。李乾朗認為臺灣庭園對石與水的要求不高，因此，如江南園林的奇石收藏、或疊石為山，皆非臺灣園林所好。相對而言，臺灣庭園大多為泥塑假山、型態嶙峋的咾咕石。見氏著：《新竹市古蹟公園潛園調查研究》，頁17、23-24。

<sup>43</sup> 如〈再和蔭庭〉一詩「老夫歸計問樵漁，新築樂窩徙舊居。僻地無塵留靜境，凌霄有竹繞精廬。」亦是一例。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66。

<sup>44</sup> 清·鄭用錫：〈續廣北郭園記〉，林衡道主編，陳澤編輯，高而恭採集、拍攝：《影本浯江鄭氏家乘》，頁35。

<sup>45</sup> 李乾朗：《新竹市古蹟公園潛園調查研究》，頁17。

和題詩不勝榮幸爰作長歌以答之〉言：

北郭有園兼有池，迴環曲折約略備。輒為區分諸品目，從頭一一安名字。……似此八景非虛名，因斯特創為起例。景各系詩詩七絕，題箋滿壁群公賜。有人駭笑過鋪張，週遭祇是數畝計。既非洞天六六藏，但有蒿徑三三翳。得非堂坳當海觀，毋乃封垤作山企。……達觀奚論境寬窄，芥孔納得須彌翠。況茲撮土雖不多，亦足引人入深邃。玻璃戶牖虛生白，四時能納清爽氣。<sup>46</sup>

主人為景點命名，賦予休憩與遊觀的不同空間體感面向，同時邀請眾人聯章集句，深化分景命意及美感內涵。北郭園位於城郊，內有山、水造境，又透過借景手法，讓居者與世保持若即若離的可能。用錫以「達觀奚論境寬窄，芥孔納得須彌翠」對應明清造園家強調「芥子納須彌」、「以小觀大」的美感標準，<sup>47</sup> 說明自家園林雖非極盛大，卻能在尺寸間體現以小見大的微縮宇宙精神。就實際的造園技法運用而言，「玻璃戶牖生虛白，四時能納清爽氣。閒來偶此寓目觀，弄月嘲風恣遊戲。」玻璃窗帶來透亮景觀，融通內外景象，使居遊者體會緊密的人地共感，此為「借景」巧思。即如〈聽春樓〉提到：「戶牖週圍爽，玻璃四面融。曉來高望處，碾出日輪紅。」<sup>48</sup> 居遊者能清楚細察時序迭替，體觀園林在時間流動中的變化姿態，達到時空相諧的感知。行止坐臥之間，既可屏除喧擾與俗務纏繞的繁雜，獲致虛室生白的清寂幽獨，又得與外界環境保持聯繫。因此，如施士洁〈鄭稼田觀察招飲北郭園即席賦贈〉云：「泉石偏饒城市福，春華秋實一身兼」，<sup>49</sup> 說明北郭園整體空間氛圍既得供主人退隱養真，又不過分孤僻幽絕，乃是共收雙美的理想棲居狀態。

就八景的景象題名來看，景觀空間和遊觀者的動作感知相互連結，是鄭用錫創設北郭園八景的期待與用心。相對於景點構列，詩歌內容則透露園主遊觀行動的各種情志感發。先觀〈曲檻看花〉：

<sup>46</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28。

<sup>47</sup> 參見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55-158。

<sup>48</sup> 同前註，頁36。

<sup>49</sup> 清·施士洁撰：《後蘇龕詩鈔》（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頁17。

書齋新築闢蒿萊，無數名花倚檻栽。賴有滋培人力厚，不須羯鼓漫相催。<sup>50</sup>

人工栽植的花卉取代了草萊陌野，成為這塊土地新貌的重要標記，象徵主人以「人力」拓植的美好新意。園中花信蓬勃多樣，經年盛開，反映海島節候適合植栽生養的風土情狀。其中，用錫特別關注「菊」的人文象徵意義，如〈借菊〉云：「三徑新開欲倣陶，愧無素艷負清高」、<sup>51</sup>〈對菊感懷〉云：「問渠何處尋知己，五柳門前隱士鄉」、<sup>52</sup>〈元月三日春光明媚喜以詠之〉云：「無地可遊邛竹杖，好天仍守古柴桑」，<sup>53</sup>以此向陶淵明園居隱逸傳統致意，追仿其歸返園田悠然自足的自主精神。

園主更把握時序感知、身體動靜的雙重樂趣，打造陶然悠遊的微型世界。如：〈小山叢竹〉：

山無草木號為童，況是由來累石崇。難得有山兼有竹，可知人力奪天工。<sup>54</sup>

透過疊石技法營造宛如山林的天然景象，「人力奪天工」透露用錫我自作主的自信。相對於動態闢園設景、遊觀賞心，主人也時時品嚐靜守之樂，試觀〈深院讀書〉：

杖履逍遙院裡行，最欣處在讀書聲。古來金石聞環渚，況此謬推福地名。(此園之築，人共推為得地)。<sup>55</sup>

如〈齋居遣興〉言：

小小精廬亦樂窩，蒲團坐破老頭陀。磨牛踐踏蹤皆舊，垤蟻盤旋地不多。無可聚談惟典籍，有誰結伴自吟哦。園丁報道春光到，且待近游步綠莎。<sup>56</sup>

藉由閱讀汲取知識，主人能在園居遊觀的耳目之娛外，持續獲得心靈富足的快樂，安享遂初之意。〈小樓聽雨〉也提到另一種自足之樂：

<sup>50</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112。

<sup>51</sup> 同前註，頁118。

<sup>52</sup> 同前註，頁68。

<sup>53</sup> 同前註，頁76-77。

<sup>54</sup> 同前註，頁111。

<sup>55</sup> 同前註。

<sup>56</sup> 同前註，頁96。

老子南樓興自遙，如何過雨又瀟瀟。天公為我難消遣，故送丁東破寂寥。<sup>57</sup>

在園林人／境寧和的空間氛圍中，伴隨時序、天候推移變化，雨聲的來訪帶來了音聲迴響，彷彿可供對談、娛玩的友朋，成為主人居守自得、動靜兼賞的重要陪伴。

而如〈再吟北郭園七律一則〉：「天開境界鄰城郭，地絕喧闐隔市寰。我本村庸非避世，呼童何事掩柴關」、<sup>58</sup>〈和許蔭庭明經鴻書劉星槎茂才藜光題贈北郭園原韻之二〉：「為貪幽僻堪棲託，幸引賓朋共夕晨」，<sup>59</sup>對鄭用錫來說，北郭園提供了他享受與世應接往來的熱鬧，但也使他從中獲得整復安寧的力量，是避世機而非逃人世的場域。園居生活之所以能使主人一面保持自我內在的清明透澈，又能體知外部世界，與之融通，除賴造園技藝因地制宜呈現的和諧空間感，箇中要義更在於園林提供了轉圜、沈澱的餘裕。因此，主人在靜觀凝收之中，隨時能體觀覺知各種自我存有狀態。試觀〈石橋垂釣〉：

凭欄且理釣魚絲，短曲石橋坐釣時。料想一竿將下去，怕來陽鱠餌難垂。<sup>60</sup>

主人以園內水景自照，反思平日與外部事物應接的身心狀態，「理絲」之際即可「理思」，故「遺世慮」非「逃世事」，實為「息機心」。「陽鱠」一詞語出《說苑》，<sup>61</sup>呈現宓子賤與陽晝的對話，兩人取釣魚為喻，引出對「治道」的體悟，說明為政應遠離因勢而至的逢迎者。用錫援用此典，說明自我在園居經驗的日常諦觀中，亦能領略世事道理。同時，以「怕」展現了作者時刻關注己身是否維持此一安居境界的細膩思慮。此外，如〈蓮池泛舟〉提及：

<sup>57</sup> 同前註，頁110。

<sup>58</sup> 同前註，頁66。

<sup>59</sup> 同前註，頁65。

<sup>60</sup> 同前註，頁111。

<sup>61</sup> 《說苑·政理》：「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鯈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見西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7，頁160-161。

水繞亭邊四面浮，蓮塘人泛小漁舟。要知得窺中流處，鼓楫任教自在遊。(池中隔有短橋，舟要從橋洞穿過，故云。) <sup>62</sup>

以「得竅」、流水行舟為掌握事理關鍵、接物應世通達無滯之象喻，自在浮游則說明主人在深涉人事糾葛後，而能保有本真悠遊的深切感悟。

在主人面對外在世界「即」與「離」的課題中，可以發現園林提供居者時序自足、動靜和諧的空間感受，並非寂然自藏的閉鎖，而是呈現與週遭風土、外部世界相互聯通的共感。如〈曉亭春望〉亦云：

閒來曉立此孤亭，無限春光到眼青。更有增人騷興處，東南一帶列山屏。<sup>63</sup>

即如〈戶外一峰秀得峰字〉提到：「一覽青蒼外，山光入戶濃。飛來如此秀，坐看最高峰。挹氣眉能爽，披圖面乍逢。」<sup>64</sup> 透過傳統借景手法的運用，把捉空間由遠而近、深淺有致的爽然通透，達到登臨遠眺望的雅興意趣。其他園中景點空間建置也具備類似的體觀感受，如〈望屺亭〉：「構屋隔塵寰，孤亭屹此間。有風皆入座，無壁怕遮山。列岫凌空接，浮雲入望間。妻瑩兒指認，吾亦淚濶濶。」<sup>65</sup> 挑高孤亭不設阻隔，可遠望和外部山脈遙遙相接，在空闊無擾的狀態中，得以表達私密的個人情感。〈凌虛臺〉言：「拾級共攀躋，層臺百尺梯。幾疑無地險，直欲與天齊。海遠收偏近，山高望轉低。包羅全世界，翹首遍東西。」<sup>66</sup> 登臺後的視野更遙通海濱，能與天地四方渾然相接。至於八景之一的〈陌田觀稼〉則將周遭農耕稻作的田疇納入園林景觀：

阡陌門前似野棋，兒曹稼穡最先知。有誰能識瑯琊稻，何至茫茫菽麥癡。<sup>67</sup>

北郭園門前陌田稻穀稼穡象徵的經濟、民生，和上述其他強調美感休閒的園林景緻迥異，但主人有意將之收納為八景之一，不只是希望連貫園內／園外世界，展現更

<sup>62</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111。

<sup>63</sup> 同前註，頁110。

<sup>64</sup> 同前註，頁140。

<sup>65</sup> 同前註，頁36。

<sup>66</sup> 同前註。

<sup>67</sup> 同前註，頁112。

廣闊的景觀，更意欲強調家族自立一方的豐厚物質基礎。而就園林／地方的人文地理狀態而言，「陌田觀稼」呈顯獨立散居「宅園」與「稻田」毗連、厝宅位於田園中的空間分佈形態，乃是竹塹地區水稻耕作集約生產模式下的民居圖景，反映清代竹塹地方聚落型態、民生拓殖模式的實況，<sup>68</sup> 此景設立，展現了北郭園豐富的在地質素，彰示著園林和家鄉的密切連結。

從八景的命名、型態來觀，應可理解鄭用錫嘗試通過築園安居以實踐生命追尋的意義。大抵而言，「北郭園八景」的命名結構以「建築形式、在地環境／遊觀感知」的關聯性，凸顯居處者的身心感受。而又從視角的引導，分為「對內」／「向外」的觀看、指示方式。八景中，採向內識別的角度，呈現園林內部景觀，包括：「曲檻看花」、「小山叢竹」為園庭植栽賞玩，「石橋垂釣」、「蓮池泛舟」為水景遊樂活動，「小樓聽雨」、「深院讀書」強調建物中的私密感受、人文活動。在此基礎上，鄭用錫再以「曉亭春望」、「陌田觀稼」二景推及北郭園與外部的連結。「曉亭春望」指識出園中亭景，亭之空間和相對高度，使活動者得以向外展眺，並以「借景」方式鏈結家園和竹塹地方山系的關聯。「陌田觀稼」則嘗試鎖連區域風土文化，展現竹塹地方拓殖治生、生產勞動的景觀實況，意圖由內向外，呈現家園到地方的視野。此兩景欲突出人地遇合時「通貫內外」的情境，反映鄭用錫期待此份遊觀經驗能跨越北郭園，進而和外部世界達成流通共感的互動性。主人盼望獲致身心圓滿自在的空間感知，正如〈詠北郭園五言排律一則〉所述：「北郭郊原地，家園正落成。絕巒仍近市，避俗卻當城。雉堞門前擁，鴉鋤野外耕。畦連千畝闊，山遠一屏橫。花木爭春秀，樓臺待月明。窗虛風氣爽，院靜竹陰清。積石峰俄聳，穿池水自盈。此間消受處，只在讀書聲」，<sup>69</sup> 園內有微縮自然有序運行的美好自足，加以通過樓臺、窗戶透景以及門前田陌承接外部消息。由遠而近，自外入裡，最終聚合在主人身為文士的自樂自養，呈現一片通透爽然、充盈殷實的風景。

<sup>68</sup> 如施添福指出竹塹多丘陵少平原、水源不足、貧瘠紅土等地理條件，加上墾佃期待「歲皆二熟」，形成在水地資源稀少的狀態下，投入大量時間人力的「集約稻作」模式，搭配曆（承包）耕制度，孕生「稻作農村田園厝宅生態系」、「散村聚落」景觀的原型。三三兩兩、獨處一隅的民宅與周圍大範圍耕地緊密共構的有機循環能量系統，乃是清代竹塹地區聚落發展的景觀主體。參考施添福：《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頁143-216。

<sup>69</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49。

整體來說，八景所呈現的空間共相型態，乃是運用傳統造園技巧，配合周遭風土氣侯、聯通內外空間體感，希望在動態暢覽、息觀靜守中達成「人／境」交匯綜融的身體感知模式。此中樂趣即如〈北郭園新擬小八景蒙諸公唱和題詩不勝榮幸爰作長歌以答之〉言：「非魚爾不知魚樂，看花我獨得花意」，<sup>70</sup> 相對來訪賓客獲得的遊觀經驗，唯有憑力拓之、藉意玩之、以心冥之、朝夕與共的主人方能自體親感。這份歷時性的美感，終與片刻、短暫遊賞的造訪者有所不同。因此，鄭用錫所昭示園居的妙趣深意，旁人除透過主人詩歌文字進行揣測外，大概也只能回歸遊園時各自的體觀和想像了。

### （三）園居生活與士人價值理念的實踐、限制

誠如上述，用錫晚年徜徉北郭園時，充滿了理趣、安樂的自足自適。不過，如是園居生活必然無憂無慮？

如按連橫所述：「用錫既為一方之望，尤盡力農畝，家日殖，入穀萬擔石。」<sup>71</sup> 說明用錫在日常園居中，仍然關切家園經濟力量的來源。而又如〈陌田觀稼〉所提：「有誰能識瑯琊稻，何至茫茫菽麥癡」，以不辨菽麥的典故，<sup>72</sup> 擔心兒孫是否能保守物質基業，使得家族穩固存續。由此來看鄭用錫在北郭園的生活，並非如陶淵明維持生計基本限度的躬耕，而是臺地拓殖時期，仕紳盡力殷實家業的實貌，當中也蘊含世俗價值的欲求和承擔家業的壓力。

在〈自悔〉中，用錫對園居生活有所反思：

宦途未久忽歸田，妄擬清高效古賢。況今復得園林樂，天公待我為不薄。只慚畫餅博虛名，並無經濟及蒼生。到此始悔去官早，雖悔難追身已老。<sup>73</sup>

自言歸返園林乃是效摹前賢清高典範，但身為儒士的責任期許未可或忘。即如〈感

<sup>70</sup> 同前註，頁 28。

<sup>71</sup> 清·連橫：《臺灣通史》，卷 34，頁 1073。

<sup>72</sup> 語見《左傳》成公十八年：「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卷二十八，頁 4174。

<sup>73</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 6 冊，頁 215。

嘆偶筆〉云：「問舍與求田，況復生平恥」，<sup>74</sup> 閒適園居終不能消躲歲月衰老與宦途未遂的隱隱心事。既悔「去官早」，則「經濟及蒼生」應是其心念所在。故鄭用錫把握初心，從仕宦成就的追求轉向家鄉民生的經營，透過園林作為自我與外在世界應接啓閉的中介功能，使安居地方的生命型態轉出更積極的意義。

誠如〈即景寫懷〉云：「連旬陰雨望時晴，扶杖擬為郭外行。啼鳥有聲聞布穀，叱牛到處看催耕。一泓池沼春添漲，兩部蛙蟆夜打更。最是門前光景好，新栽花柳已抽萌。」<sup>75</sup> 在春日萬物新生的欣然中，主人描繪園林日常生活的美好，乃是源於家園和周圍民力稼耕行動陶融為一的共榮成果。鄉里民生經濟的狀態，也是主人措意的園林風景。因此，鄭用錫不只關心自家田畝的產穫，更時時瞻眺他者耕地，這份觀想即如〈望雨即事〉言：「四處枯苗待澤蘇，此疆彼界總無殊。如何膚寸崇朝遍，竟使臺黎自向隅。」<sup>76</sup> 他的視線跨過北郭園，望向苦盼雨霖的地方百姓。如〈苦雨〉：「年華初度倏清明，陰雨連旬尚未晴。麥飯紙錢人上塚，提壺布穀鳥催耕。可憐稟賤貧如許，又值秧寒插不成。料想天心應有主，肯將物候誤蒼生。」<sup>77</sup> 思量天候多變，致使穀賤傷農，展現一份悲憫襟懷。此外，如面對侵襲臺島的颶風，用錫〈詠颶風〉提到：「秋風瑟瑟起狂飆，颶母聲雄怒氣驕。……最是關情收穫近，含胎禾稼幾枯焦。」<sup>78</sup> 天災來襲時，用錫不忘關懷民生收穫可能受到的影響。至於〈禁米運出口〉乃是應時事感發：「救鄰宜惠糴，王政已推詳。亦望舟多汎，其如戶鮮藏。取漁防竭澤，割肉笑醫瘡。可鄙居奇輩，貪圖昧梓桑。」<sup>79</sup> 面對內地米糧需求倍增，島內米糧不斷外輸的情況，用錫批判有心囤糧牟利者，強調關懷鄉梓的心意。同時〈望雨〉之二亦云：「曾得霏微灑一宵，倏經旬日又枯焦。車薪杯水原無補，抱甕灌園總未饒。稍挹溝流桑蠶起，驟增米價市聲囂。想天當不辜人願，早晚滂沱赴插苗。」<sup>80</sup> 適逢臺島民變，米價高漲，<sup>81</sup> 又值天旱，用錫向上蒼默禱，期盼農務

<sup>74</sup> 同前註，頁7。

<sup>75</sup> 同前註，頁70。

<sup>76</sup> 同前註，頁232。

<sup>77</sup> 同前註，頁71。

<sup>78</sup> 同前註，頁88。

<sup>79</sup> 同前註，頁33。

<sup>80</sup> 同前註，頁99。

<sup>81</sup> 此應指同治年間戴萬生事變，造成臺灣南北運輸受阻，米價騰揚。參見王世慶：〈清代臺

順遂，生民得安。甚至其七十大壽時曾為詩：「繫余當苦旱，心憂眉亦顰。禾苗盡枯槁，龜坼遍原畝。」<sup>82</sup> 自言為臺地旱象心憂，處處展現鄉梓優先的關懷之情。

上述對於民生基礎的思索，說明用錫能感知、體會廣土眾民面對收穫的不安與期待。這份的憂／樂心意，可謂源發於傳統士人在「政安民樂」文化框架下所展現出的價值認同。然而，對於上述主人的這份體感，我們也不能忽視在觀者／被觀者之間，仍存有不可消弭的距離。用錫詩中刻畫文士與群黎相依並存的美好圖景，過度隱略了傳統仕紳與百姓上／下所處權力結構的不均等，也反映了觀看者思想結構上的限制。換言之，上述歌詠採取上對下的視角，受限當時土地政策、經濟型態，且又與自身經濟、家族利益有所連結，必然有所遮蔽。類似的心態，在鄭用錫諸多以農耕為題材的試帖之作中，可見一斑。如〈憂國願年豐得豐字〉云：「憂樂關天下，微臣此願同。艱難存國計，祈禱在年豐」、「焚香還自祝，秉穗滿南東」<sup>83</sup> 以及〈臺笠聚東蓄得東字〉言：

民事蓄奮切，郊原舉未同。笠聲朝雨裡，臺影夕陽東。丁壯人維耦，辛勤畝克終。輪囷翻麥浪，欹側度梅風。戴日三農聚，成雲一派通。啼鳩誰逐婦，叱犢有歸童。已卜倉箱足，何虞杼袖空。大田多稼頌，鼓腹答皇衷。<sup>84</sup>

鄭用錫提到群黎並耕的勞動圖景，將稼穡與政功相連結，展現在地鄉紳不忘民生治平的殷殷關照。在他的視角中，百姓勤耕安樂富足的「稼頌」乃可對應朝廷施政的「皇衷」。這片故鄉民生勞力的成果，是一種士人、官方對「美政」的想像場景，偏重歌頌揄揚，對於複雜的民生實況來說，缺少更多層次的關照、析辨。故所謂「群眾」，可能僅是統治階層自我彰表的話語，言說者未必能真切體會謀生的苦辛與艱

灣的米價〉，《臺灣文獻季刊》第 9 卷第 4 期（1958 年 12 月），頁 13。

<sup>82</sup> 清·鄭用錫〈添旦之說語滋笑柄惟以元龜為紹甘霖由是大布可謂天從人願未必非元龜之力也爰續五古一則以誌忭忱〉提及：「添旦四十顆，奚啻壽七旬。繫余當苦旱，心憂眉亦顰。禾苗盡枯槁，龜坼遍原畝。敢侈期增秩，願享太平春。惟勒祈雨字，致命託波臣。焚香虔禱送，昇放大海濱。果邀甘霖降，靄霖幾昏晨。樓勾不欺我，響應真如神。事固有相值，天心非不仁。若以當壽應，何德足致臻。私心自附會，未免啟笑唇。」見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 6 冊，頁 24。

<sup>83</sup> 同前註，頁 137。

<sup>84</sup> 同前註，頁 137-138。

難情境。

作為後之讀者，面對士人在不同情境中的各式表陳，其實難以涇渭分明地去此取彼，而應留意這些表述照見文士生命存有的複雜狀態，並推想言說背後心態各種可能的起點。對鄭用錫來說，北郭園是他晚年時期綜匯展現個人價值、理念的場域，當中包含他宦途退歸，以地方仕紳走入鄉里民生並追求事功的心念。鄭用錫對士人責任的擔負與實踐，應仍有一份自覺。如用錫詠丁氏購園所云：

園號安園非懷安，先憂後樂心早寄。山房雙桂力栽培，小山招隱豈公志。……  
不滯於物自超物，不拘於吏乃仙吏。平生邱壑饒胸中，用行舍藏總不異。此第暫時安樂窩，豈為潔身高位置。待得幹濟及蒼生，那怕猿驚鶴怨長守名園自退避。<sup>85</sup>

丁曰健曾任淡水同知，在臺功績頗著。用錫以詩頌其購園事，推想主人未來倘若得以享受歸岫安居的陶然快意，乃是建立在園主濟世才幹獲得彰顯，以及相關宦途功業已然完滿的基礎上。因此「先憂後樂心早寄」、「小山招隱豈公志」雖是對丁氏心跡與行事的推測，也是出於省視自我士大夫身份責任完滿與否的期許。換言之，園林作為一處安居場，除了提供鄭氏家族生計與用錫個體生命內在安頓的資糧，也正填補了主人離開官場後，追尋士人價值的渴望。

在咸豐元年（1851）北郭園築成後，鄭用錫通過詩歌文字對鄉里民生展開更多關懷，透露在地土人的承擔、自覺。如面對咸豐三年（1853）淡水廳日漸激烈的漳泉械鬥、頂下郊拼，鄭用錫於同年五月撰著〈勸和論〉，希望消弭族群傷痕。咸豐四年（1854）竹塹地方盜匪橫行，其提到：「到處聞鈴劫，山林盡賊窠。晝行須帶劍，宵寢亦橫戈。官不嚴搜捕，民惟喚奈何。」<sup>86</sup> 批評官方行事的消極態度，為人民傳達惶惶不可終日的無奈。〈感事戲作〉提到：「剝啄敲門急，言尋某秀才。報章

<sup>85</sup> 清·鄭用錫：〈述翁公祖大人於郡城內置有公寓一所園亭花木甚得佳勝間分八景邀客賦詩余不及隨景分題惟彙作長古一則以見剛方磊落中偏自具雅人深致也錄此寄呈〉，同前註，頁30。

<sup>86</sup> 清·鄭用錫：〈前年賴得力羅慶二兩渠魁尚未弋獲茲又有吳水妹在三叉河內山要結亡命匪徒各處橫劫而升庵唐公無力勦捕反為入寨講和可嘆之至感而賦此〉，同前註，頁43。

糊滿壁，負債避無臺。軍餉難稽日，差官似震雷。一衿知幾值，舉室盡呼哀。」<sup>87</sup> 描繪官吏剝啄、為餉侵戶，一如杜甫筆下主政者的逼民惡狀。並且，隨著晚清局勢日漸頽唐，用錫〈憂時〉一詩言戰爭造成「西南半壁成塗炭」<sup>88</sup> 則是遙望清廷遭逢內憂外患時的無力與潰毀，擔憂心意更為廣遠。這些關懷民生的詩篇與行動，從臺灣本地民生乃至於大清帝國的整體局勢，雖不免夾雜自身家族利益的考量，<sup>89</sup> 但也確實可見一位傳統士人對時代的關懷心念。

即如諾伯舒茲（Christian Noberg-Schulz）提到：「當人類能將世界具體化為建築物或物時便產生定居。」<sup>90</sup> 鄭氏渡台至竹塹，從進士第的興造，到北郭園的締構，在鄭用錫苦心經營下，既使得家族在地方享有聲勢榮景，亦打造足供個人安頓自我、暢遂幽情的場所，可謂是「安居」理想的一系列具體實踐。總的來說，北郭園作為映照自我生命的晶面，展示主人尋覓仕隱平衡的複雜心事與努力。園林提供了鄭用錫穿梭公／私場域的自由，主人能藉居遊沈澱自我，內觀靜息、調復身心，同時又能與周遭鄉土民生保持互動。由此來看，鄭用錫的園居型態並非全然退避人事的孤寂高傲，而是園主希望在空間內／外的互動中，達成人／境、人／我各式關係的連結，並轉出遊觀以外的積極意蘊，展現園主在內心世界與外部社會間隙中進退自如的身影。藉由北郭園的興造，用錫得以安居，且有心力思索、關懷地方民生，並以之作為建構自我士人身份形象的中介，彌補仕途未盡的事功理想，展現安住斯土者的責任與擔負。若從臺灣「八景」的書寫脈絡而言，清中葉後由本土文士所開展的臺灣地景書寫新頁，不同於清初渡海寄寓者於異地觀覽「他者」、「邊陲」的心態和視角，<sup>91</sup> 已展現對所居海島土地的認同，蘊含深刻的自我／斯土意識，<sup>92</sup> 北郭園

<sup>87</sup> 同前註，頁 46。

<sup>88</sup> 同前註，頁 92。

<sup>89</sup> 如黃朝進提到鄭氏出面防衛秩序、安頓鄉里，亦是考量自身利益，氏著：《清代竹塹地區的地區與地域社會》，頁 75。

<sup>90</sup> (挪威)諾伯舒茲 (Christian Noberg-Schulz) 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2。

<sup>91</sup> 如蕭瓊瑞提到：文士面向臺灣未知地景時，試圖展現海島多彩、神秘、蠻荒的特質。參氏著，《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臺北：典藏藝術家，2006 年)，頁 262。

<sup>92</sup> 如盧建成、陳國川指出：有關臺灣方志中的風景書寫，反映書寫者對臺灣土地的態度轉變。從清初寄寓鄉情、遙望內地故土的姿態，以及蒐奇訪勝的旁觀視角，轉而為觀泉、煙雨、探梅、試茗、甚至是垂釣的休閒地景，從懷鄉、觀奇、再到凝視自我的改變，整

八景作為安居地方的話語，呈現作者面對大地之母的懷抱，以在地視角呈顯家鄉日常生活中的親切體感、觀察，正也是上述在臺文士集體心態與書寫實踐轉向後的一個鮮明例證。

### 三、詩書傳家：北郭園空間意義向度的拓展

通過上述對北郭園空間意義的讀解，可知用錫對於築園行動，有著清楚的思考和自覺。這份心意，非僅止於個人的考量，也擴及對整體家族的省視，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首先，有關北郭園的建設，其實是一關涉整個鄭氏家族的集體工程，即如〈北郭園記〉所提到，創園之時「次子如梁亦不惜厚費，匠心獨運，構材鳩工」<sup>93</sup> 用錫雖為主事家長，但次子鄭如梁也負責出資及參與工程規劃。而北郭園落成後，景觀也逐步增益，甚至超越用錫原初設置的八景，凸顯家族不同世代共同經營的成果。<sup>94</sup> 其次，北郭園與用錫早先建造的進士第，以及在北郭園後陸續擴建的吉利第、春官第、鄭氏家廟，乃是鄭用錫為揚舉家族社會形象而進行的一系列起造活動。透過園林和宅第共構家族生存空間的群落，可窺見鄭氏一脈渡台後在地生根、茁壯的空間象徵。再次，北郭園作為鄭用錫儒士、官員的身份表述，透露了鄭用錫重視讀書、科名傳家的心念，同時也是家族文藝活動的重要根據，為鄭氏文化資本的具象展現，也是竹塹地方重要的文風象徵。

體而言從消極到積極經營、順應在地風土，展現自信自我主體精神。見氏著：〈清代初期臺灣方志的風景選擇〉，《環境與世界》第28、29期（2014年6月），頁55-74。

<sup>93</sup> 清·鄭用錫撰，楊浚編：《北郭園全集》，頁45-46。

<sup>94</sup> 用錫詩歌中可見「望屺亭」、「凌虛臺」。〈續廣北郭園記〉記載「時鐘樓」、「聽春樓」、「八角樓」。鄭如蘭〈稼田兄於北郭園東添建一堂額為述穀蓋不忘先伯父通奉公遺訓也時上元甲子落成和吟社諸公韻〉一詩提到鄭如梁增建「述穀堂」。地方志載錄有：「小樓聽雨」、「歐亭鳴竹」、「陌田觀稼」、「浣花居」、「環翠山房」、「帶草堂」，見《新竹縣志初稿》，頁246。除上述外，據學者考證還有：「小壺天」、「稼雲別墅」、「青山橫室」、「偏遠堂」、「履中踏和」，參李乾朗：《臺灣建築史》，頁148。這些景點可能為陸續創設，也可能於舊有八景上拓增或更名，呈現出一座園林生命的有機發展圖像。

### （一）園林與家族存續、興衰的話語論述

北郭園創設之初，鄭用錫即通過〈北郭園記〉申說園林的存有議題：

嗟夫！以鄰翁艱難創置，至其子孫不能有，迺為我有，而次子復藉此區區，相其陰陽，因其形勢，欲極一時之盛。夫亦知前事之廢興，即為後事之龜鑑者乎？余既爽然喜，復惕然憂。顧今已老矣，無能為好山好水之遊，而朝夕此地，亦足以杖履逍遙；仰而觀山，俯而聽泉，尋花看竹，聞鳥觀魚，豈不快哉！至於盛衰之道，祇聽後人之自致，非予敢知也。<sup>95</sup>

鄭用錫回顧當時自鄰翁處購地築園，悉心規畫營構，使田間阡陌成為燦然巨觀。兩相對照下，鄰人無能保守家產，顯見子孫不肖，或有其他緣由苦衷。以此為鑑，所謂「且夫盛者，衰之所伏也」用錫不禁預想家園未來的可能命運。雖其暫能以遊觀行樂排遣，又言「至於盛衰之道，祇聽後人之自致，非予敢知也。」聽憑造化因緣安排盛衰際會，似帶一份瀟灑、淡然。但隨著園地的增益拓衍、自我年華老去、家族持續傳衍發展，鄭用錫不免多了一層顧慮及思考。近四年後，鄭用錫寫下〈續廣北郭園記〉直面建園之初未能解答的「盛衰」課題：

計自創始至增修前後尚未及四年耳，而高者高，下者下，俯仰登臨，森然異象。差云盛矣。且夫盛者，衰之所伏也。前者，後之所繼也。余自京都解組歸，至今日而年近七旬，自恨少不如人，老終無用，猶幸得有區區之地，杖履逍遙，賓朋戚友問花尋柳，看梅倚竹，吟詠嘯歌，流連竟日以快餘生。異日子若孫相與指而溯之曰，此吾先人退處舊遊之所也。某花某樹，我先人所愛護而栽培，當謹守之，豈不休哉。所慮者時運變遷，每見夫歌臺舞榭，一變而為荒榛斷梗，或祖父有之而子孫不能有。迺憶四五年前，畊畊原隰連阡累陌，時見農夫野叟扶耒駢肩，迄今而為文人學士騷客遊觀之所！以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余安能料盛者不變為衰，而作於前者即能繼於後也。爰

<sup>95</sup> 林衡道主編，陳澤編輯，高而恭採集、拍攝：《影本浯江鄭氏家乘》，頁 33-34。

就其盛者記之，以為後者之鑒。<sup>96</sup>

知曉園林容易落於盛衰無常的限制，但鄭用錫並不消極地任憑荒毀，其言「某花某樹，我先人所愛護而栽培，當謹守之」選擇向子孫呼告叮囑，期待後人能體察先人經營美意，並善加持守。〈北郭園即事誌勗〉云：

兒輩太豪奢，不量力可否。費盡傾囊金，買來地幾畝。一旦闢精廬，週圍壁立陡。高低成樓臺，屈曲通戶牖。鑿沼引源流，編籬種花柳。可以絕塵緣，差足娛皓首。雖自立一家，卻欣宅隔廊（是地接鄰公館東偏）。將毋愚公愚，貽笑曲河叟。君看百年間，何物能世守。平泉醒酒石，旋落監軍手。午橋綠野堂，終為張相有。人生自行樂，且勿恤其後。惟戒諸兒曹，有基須永久。<sup>97</sup>

其中言「平泉醒酒石」乃取唐代李德裕平泉山居的典故，〈北郭園新擬小八景蒙諸公唱和題詩不勝榮幸爰作長歌以答之〉亦提到「試較石家梓澤園，李家平泉花木記」<sup>98</sup> 援入對歷史上富豪園林的反省，可見用錫始終關切自家園林能否「世傳」的課題。李德裕於洛陽城外經營平泉山居，對子孫無能保守園林的心態十分畏懼，故寫下〈平泉山居戒子孫記〉自剖篳路藍縷、草創家園的不易，以及企盼承傳的殷殷心跡：

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鞠為荒榛。首陽翠岑，尚有薇蕨；山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剪荆莽，驅狐狸，始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sup>99</sup>

園地本為荒榛郊野，經過主人在故地舊徑上的辛勤拓墾、安措整頓，從南方帶來奇

<sup>96</sup> 同前註，頁35-36。

<sup>97</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8。

<sup>98</sup> 同前註，頁28。

<sup>99</sup> 唐·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李衛公別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79冊，卷9，頁290。

石珍木，逐漸打造成一安居所。對於自我所費一番心血，李德裕期待子孫能珍寶體會，用心持守，使園不必易主，也不埋沒自己原初闢創、締構的用心。面對園林基業的保存，鄭用錫從鄰翁、李德裕的事例，明瞭時運與外勢的不可違逆，但也積極反思家園的存有課題。詩中提到「綠野堂」為唐代裴度於洛陽城中所築小園，又名「午橋莊」。在洛陽縣南十里，即唐裴度所居綠野堂也。主人築山穿池，建有「風亭」、「水榭」、「燠閣」、「涼臺」之勝。至宋，張齊賢致政後居之，有詩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煙花興有餘。」<sup>100</sup> 展現昔人舊跡的時空流轉。通過這些歷史跡證，鄭用錫強調世事易動不居，且「變」乃為根本。因此，他更關注在家園傳承的歷程中，「人力」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如上述詩云「君看百年間，何物能世守……人生自行樂，且勿恤其後。惟戒諸兒曹，有基須永久」表面言對子孫的告誡，乃是昧於世間物質盛衰之理，但背後實對「有基」保持肯定之意。相對李德裕關注物質愛賞的癡情執著，用錫提出「有基立久」的期許，蘊涵對一家一姓是否能於斯土長久存續的責任、擔慮，實攸關家族生存大計。

在〈感嘆偶筆〉中，用錫強調實現自我士人身份與擔負家業責任的心路歷程：

人同天地生，職業隨所止。士農與工商，各自分彼此。論耕當問奴，論織當問婢。兼之有不能，專之乃足恃。繄余讀父書，過庭效趨鯉。學術雖未精，辛勤力弗徙。所幸先人謀，衣食頗自喜。從此上竿頭，入官紓青紫。庸知歸田後，父亡兄亦死。時值五旬餘，那復識生理。無奈強支持，擔當此其始。問舍與求田，難免高人鄙。惟存知足心，敢遑念過侈。有基苟勿壞，差自慰乃爾。（之一）<sup>101</sup>

鄭用錫父親鄭崇和與兄弟崇吉、國慶、崇科等人自浯江遷臺拓墾後壘，歷經兩代辛勤耕耘，又通過經商、科舉等途徑，方使家族發展鼎盛。其中，鄭用錫以科舉、文名顯赫當時，乃是來臺族輩中堅。<sup>102</sup> 加上同輩用鍾、用鑑、用鈺先逝，「無奈強支持，擔當此其始」這份領導家族進前的使命，遂由用錫擔負。故家聲能否綿延、族

<sup>100</sup> 清·穆彰阿、潘錫恩等纂修：《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二百六，〈河南府二·古蹟〉，頁17b，總頁253。

<sup>101</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7。

<sup>102</sup>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頁73。

輩得以壯盛，乃是他心念極關切處。因此用錫十分關注家業的持守：

勤儉傳家寶，此語最真詮。生眾而食寡，交濟自無偏。譬如成泰岱，積壞到其巔。又如浚深井，掘土乃得泉。余家無多產，僅供衣食便。稍不知撙節，即同下水船。況茲光景蹙，一年過一年。子弟習豪奢，動費欲千錢。炭山與油海，冀土任棄捐。婢女幾十口，食指相摩肩。其餘難枚舉，言之可慨焉。豈無醫藥救，吾方妙不傳。有興便有廢，天道遞往還。高岸翻為谷，滄海倏成田。所期諸後輩，快著挽回鞭。(之二)<sup>103</sup>

言自我守成之艱辛，獨力支撐家族經濟的壓力，警惕兒孫撙節勤儉的期許，其持家苦心可見一斑。然而，對於上述的傳承心念，若只停留於言語的表陳，對未能親歷草創艱辛的後人而言，不免仍是主人的呢喃自語，缺乏切身力度，故用錫也積極以各項行動實踐示範、對應其自身的諄諄呼告。如鄭用錫著手編修族譜，以揚世系祖德，<sup>104</sup> 同時北郭園落成後，鄭用錫呼引賓朋、酬酢雅集，提升家族在地方上的能見度。<sup>105</sup> 〈續廣北郭園記〉可見他以園林為基礎，與地方鄉里維繫良性互動：「因就其地而闢之，分為內外兩園，環栽荔竹，蒔以名花梅柳珍果，無物不植，而其外則增建有時鐘樓，為斯園出入之啓閉。內有井，井泉味清冽不特可資灌園，兼足分霑里黨。」<sup>106</sup> 在竹塹地區的自然地理條件下，水資源有其珍稀性。<sup>107</sup> 鄭用錫在推擴自家園林之際，不忘對外分享珍貴水源，實踐公益精神，足見用錫身為地方仕紳領袖的性格，也增加了北郭園和地方社會連結的意義向度。而其又言：「此是老夫安樂窩，何妨分晰標勝致。今日初增新見聞，異時附入淡廳誌。」<sup>108</sup> 期許自家園

<sup>103</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7。

<sup>104</sup> 陳望林言：「族譜之修，自祉亭先生創始。」見林衡道主編，陳澤編輯，高而恭採集、拍攝：《影本浯江鄭氏家乘》，頁5。

<sup>105</sup> 鄭用錫興築北郭園作為物質性基業，亦期待擴充家族勢力。黃朝進認為鄭用錫建立「北郭園」乃意圖與林占梅「潛園」暗中較勁，代表家族財富、文化修養，氏著：《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頁76。

<sup>106</sup> 清·鄭用錫：〈續廣北郭園記〉，林衡道主編，陳澤編輯，高而恭採集、拍攝：《影本浯江鄭氏家乘》，頁35-36。

<sup>107</sup> 參施添福：《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頁195-199。

<sup>108</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新擬小八景蒙諸公唱和題詩不勝榮幸爰作長歌以答之〉，見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28。

林來日可入地方志乘，成為地標，展現宣揚家族名望之企圖。對於鄭用錫來說，「園之興」亦即「家之盛」，希冀園林得以歷代承傳，正與自我擔負家族延續責任的心意相互聯通。在此基礎上，北郭園可謂鄭氏家族在臺生根茁壯、賡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 （二）園林與家學教育、地方文風的期許

結合鄭用錫個人的仕宦心跡，北郭園與「傳家」的關聯，還有另一層意義可說。用錫身為開臺進士，仕途未久即黯然退歸，內心始終帶有一份缺憾。〈虛名〉言：

一生盡博此虛名，經濟文章兩不成。天亦曲全寬賦予，免教泯沒度昇平。<sup>109</sup>

自道縱富聲望，經濟無慮，卻有經濟、文章「兩不成」的根本不安。而〈愧感〉云：

謬從瀛島破天荒，枉負君恩老故鄉。東觀有書羞未讀，南宮得路願徒償。百年心事歸春夢，再世簪纓賴子行。且喜精神猶健適，巋然竊欲擬靈光。<sup>110</sup>

即如〈續廣北郭園記〉言：「自恨少不如人，老終無用」<sup>111</sup> 對於自我無法圓滿的仕宦理念，鄭用錫只能將心願託寄在家園興造與兒孫教養，希望藉由子孫培育達成（家）園的承傳，延續自我生命的志向。因此，〈續廣北郭園記〉言：

然而嘉木美植，天地之菁華稍有未備。譬如富家大室，其堂廈雖燦然巨觀，而人材未養，學殖多荒，空諸所有，闕如無人，良足慨矣！<sup>112</sup>

其〈北郭園即事誌勗〉又言：

百年計樹人，十年計樹木。樹人教未能，樹木園已築。蒔花兼種果，編籬更插竹。用力疲且勞，將毋遲不速。豈知非失計，余髮未全禿。及此勤栽培，何憂暮景蹙。俟過三年後，青蔥紛滿目。有花當吐蕊，有果倘能熟。維柳自

<sup>109</sup> 同前註，頁 114。

<sup>110</sup> 同前註，頁 218。

<sup>111</sup> 林衡道主編，陳澤編輯，高而恭採集、拍攝：《影本浯江鄭氏家乘》，頁 35-36。

<sup>112</sup> 同前註，頁 35。

成陰，維竹可當肉。不特快遊觀，或足供口腹。樹木效可知，樹人理豈獨。  
所願諸兒曹，乘時要勤讀。老境有何娛，早期在式穀。<sup>113</sup>

相對物質性的卜筮，用錫屢言「樹人」與「栽培」之道，是因其十分清楚園林的保存和延續，端賴門第子孫守成，「守成」又必須以讀書學養與科舉功名作為保證。用錫以「及此勤栽培」呼應「乘時要勤讀」，將園中植栽培養之事連結至育才過程。蒔花種果、編籬插竹，喻指敦促後人讀書涵養，奠定基礎功夫，待青蔥滿目、有花吐艷、有果能熟即是科考得名、榮光顯揚的美好成果，此即柳陰供涼、竹實飽腹，將能庇蔭家族。因此，園林花木從辛勤栽植到成果收穫，也是育才登第、豐家綿延、晚年保身安適的深刻勉勵、期許。科考之路漫漫艱辛，由於鄭用錫親自走過，更有所感。用錫作〈追述賦懷〉有所回顧：「芹籜已逾廿載時，功名非早亦非遲。三經省試方搏翻，兩上京闈便漸達。人羨開荒先得第（自註：臺灣土著成進士者，自余始），我慚摩壘轉回旗。最欣白髮雙親在，早盼榮歸慰渴思。」<sup>114</sup> 提到科途過程的諸多苦辛與不易，更顯此路艱難。故〈自嘆併以示勗〉言：「盈門旗匾尚彬彬，無大功名卻可人。劇惜多年成絕響，第留榜樣望傳薪。」<sup>115</sup> 即透露對後人是否能順利傳承自我科名榮光的擔憂。如〈率吟五古示蔭坡小兒〉云：

男子初生日，桑弧蓬矢然。原期高遠志，誰肯讓人前。我年三十六，得捷南宮旋。名喜書金帖，步恨隔木天。猶愧時已晚，不及早十年。爾今年似此，楊矢尚未穿。兩度春宮斥，龍門點額還。窮通雖有命，仍憑志向堅。譬如登華岱，奮跡陟其巔。又如水上船，縛索力高牽。書田須勤作，不殖將落焉。光陰如過隙，轉瞬難久延。待至桑榆補，時逾境亦遷。跨灶吾望爾，切勿廢鑽研。<sup>116</sup>

鄭如松為用錫長子，亦為竹塹鄭家除用錫之外的唯一舉人。用錫將自身幾經周折、費心科途的生命經驗諄諄告誡，並以青出於藍、發光遠大的盼望寄託在後代身上，

<sup>113</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8-9。

<sup>114</sup> 同前註，頁104。

<sup>115</sup> 同前註，頁130。

<sup>116</sup> 同前註，頁5。

反覆敦促後代讀書進學，是為求科名，也是慰己志，更為續家聲。

而這份園主心事和傳家使命，也與園林空間相互連結，並在景觀的表述中形成頗富意義的轉喻結構。譬如，八景詩中的〈深院讀書〉：「最欣處在讀書聲」<sup>117</sup> 乃與期許後代力學的心念相呼應。〈恭次迂谷中翰題贈北郭園七絕原韻〉亦言：「齋居里閈半依城，到老全無一事精。贏得假歸閒自在，時聽兒輩讀書聲。」<sup>118</sup> 讀書除了安身自娛之外，也是培育後代、充實家業的重要根本。在園林的遊觀景象中，用錫注入對「栽培」後代的積極關注。如八景中〈曲檻看花〉提到「書齋新築闢蒿萊，無數名花倚檻栽」，將書房與園中花卉植栽並置，而「賴有滋培人力厚」<sup>119</sup> 繞生書齋的無數名花，因人力辛勤照料而燦爛映發，此即是以灌園養育連結家庭教養的功成象徵。又如〈盆菊〉亦云：

叢菊生荒園，無殊置榛莽。移植到磁盆，頓被名流賞。物色出風塵，吟哦爭標榜。可知天所生，全視人所養。<sup>120</sup>

植栽之培養，恰與用錫看重園林蘊含的「學」、「養」精神相互匯通，說明「家」（園）興旺的力量，導源於透過詩書之力培孕家族後代才識學養的人文精神。<sup>121</sup> 叢菊原本生於荒園、榛莽之間，未受世人矚目，移入磁盆，指經過有意調教、培植，終能「出風塵」、「爭標榜」，同樣也隱含通過讀書教育以求科考揚名的心跡。再觀〈書帶草〉云：

自昔漢康成，著述傳古道。教授列生徒，鄭公芳聲噪。不期城外山，山中生瑞草。爾雅類未詳，虞衡志莫考。似薤葉舒長，蒼碧紛摛藻。稱之曰書帶，形肖名亦好。我聞周濂溪，窗前生意繞。又聞杜荀鶴，科名傳吉兆。屈軼長

<sup>117</sup> 同前註，頁 111。

<sup>118</sup> 同前註，頁 118。

<sup>119</sup> 同前註，頁 112。

<sup>120</sup> 同前註，頁 6。

<sup>121</sup> 據學者研究，在清代具有學術傳統的家庭更容易中舉，可參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年），頁 237。徐雁平則提及園林和家學之間的關聯性：「一家之學，有崛起之時，此時所築宅園，往往成為後來子弟的依歸之地，視之為族徽，精心護持。」參氏著：〈宅第園林與世家文學〉，《明清詩文研究》第 1 輯（2011 年 6 月），頁 43。

明廷，紫芝來四皓。是皆挺靈根，葳蕤榮大造。未若此柔姿，胚胎近探討。氣味得書香，芸生皆壓倒。穎異自不凡，家僮勿亂掃。錦軸與牙籤，左縈而右抱。移植到階庭，滋培防枯槁。寄語諸兒曹，此乃吾家寶。以之榜齋堂，經神當遠紹。<sup>122</sup>

用錫以家中栽植的書帶草為發想，將家族讀書風氣追附漢代鄭玄的學術風範，明示此為「吾家」事，亦即家學。在家學「傳道」精神之外，更強調書帶草象徵科途及第的「吉兆」。園林景象意蘊反映出鄭用錫企盼以詩書之力傳家延世的渴求，「移植到階庭，滋培防枯槁」意指其傳授家學督課子孫的兢兢業業，而「壓倒芸生」、「乃吾家寶」則呈現高自標置、顯揚家族的競逐心態。

對於上述園主心念，林占梅〈題芷亭儀部（用錫）北郭園〉云：「傳經也有吟詩婢，載酒還多問字人。書帶君家原得種，更欣蘭桂繞階新」、「清泉怪石繞迴廊，八角亭虛駕碧塘。松菊宛同陶令宅，詩書重見鄭公鄉」，<sup>123</sup> 看重鄭氏一門以詩書興家的優良傳承，其中，林占梅援引東漢孔融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昭其仁德的典故，以「鄭公鄉」美讚之。<sup>124</sup> 在他人眼中，北郭園代表著鄭氏家族以詩書文教立足鄉里的光耀風采形象。

而上述鄭用錫的育才之意，更由家中子孫的叮囑、教導，擴及到對地方文士的獎掖、愛護。咸豐元年北郭園落成後，即發展為竹塹地方的重要文會據點，如：由用錫等竹塹七子創設的竹城吟社、用錫孫景蘭邀集斯盛社、用錫胞弟鄭如蘭主持北郭園吟社。<sup>125</sup> 此為鄭氏家業在北郭園的物質性基礎上，推擴而出的文化事業，說明園林不僅是私人家業、財富，更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法文化資財。

<sup>122</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6。

<sup>123</sup> 清·林占梅：〈題鄭芷亭儀部（用錫）北郭園〉，《潛園琴餘草簡編》（臺北：臺灣銀行，1964年），頁11。

<sup>124</sup> 《後漢書·鄭玄傳》言：「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履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參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卷三十五，頁1208。

<sup>125</sup> 黃美娥認為鄭用錫創建北郭園，乃為本地文酒盛會提供絕佳空間環境。道、咸期間，由用錫創建者，為「竹城吟社」。並考「竹社」為用錫歿後方成立，與之較無關聯。參氏著：《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頁473-475。

身為士林領袖與書院主講，鄭用錫對青年俊秀時時予以勉勵，<sup>126</sup> 這些行動也常以北郭園為場所，如〈荐階世大兄先生以北郭園小飲兼紀勝概佳章賜贈勉索枯腸敬依元韻〉中提及：

忝聯世誼屬通家，久羨英齡意氣奢。愧我頭顱惟老拙，多君腹笥自豪華。幾番蠖屈才逾壯，萬里鵬騰路豈賒。自古晚成原大器，簪花年少莫相誇。(之一)

七年書劍又飄零，今日依然水合萍。折柬相招來舊雨，銜杯一晤感晨星。酒非君子多兼旨，人是次公醉亦醒。此後重逢應暢飲，知從千佛列名經。(之四) <sup>127</sup>

用錫言晚輩蕭國香「幾番蠖屈才逾壯，萬里鵬騰路豈賒」、「此後重逢應暢飲，知從千佛列名經」乃是認可其學養才能，並在求取仕進上予以鼓勵期勉。忘年主、賓在北郭園中屬對聯吟，不無「試才」、「指引」意味，應也是鄭用錫期待後輩接續自我仕途未竟才志的一份情感託寄。

而用錫逝世前一年，長孫鄭景南成立「斯盛社」，與朋輩力研科名進取之道，用錫對此屢加期勉，如〈勗斯盛社諸君〉：「磊落英姿各少年，聯壇結社自翩翩。方從松徑邀三益，何幸竹林有七賢（同會者七人）。壯志相期蓬島上，雄光須透斗星邊。老夫至此成頽廢，全望積薪後跨前。」<sup>128</sup> 從「積薪跨前」可見用錫對後進接續臺地文脈的殷殷企盼。又〈再勗斯盛社諸友〉提及：「蕭森竹木影橫斜，聚首論文映碧紗。牛耳今時先作主，龍頭他日屬誰家。心苗各自抽新穎，意蕊爭同逞怒葩。得失金憑斑管握，榜中花即筆中花。」<sup>129</sup> 用錫提示文筆功力需有精彩創見，且社集文友須時相切磋攻錯，即是他日中舉關鍵。透過接引後進、期育人才，並以成功前輩的姿態切要指點，使得鄭用錫的「傳家」行動有了更深遠的意義。上述以北郭

<sup>126</sup> 如鄭用錫對粵中諸生曾篠雲多有愛賞、提拔，屢有唱和，如：〈和曾篠雲茂才驤見贈元韻〉、〈疊前韻贈篠雲〉、〈和篠雲見贈元韻〉、〈和篠雲望雨原韻〉、〈讀篠雲詩寄贈〉，或為勉其科途如：〈篠雲將歸里應秋試〉。

<sup>127</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73-74。

<sup>128</sup> 同前註，頁59。

<sup>129</sup> 同前註，頁60。

園為據點的社集文會，以竹塹在地文人的參與為骨幹，反映竹塹地方陶冶文藝、求取文名的士人集體心態，是「地方感」的展現，也展示用錫期許家族立足斯土的具體實踐。

總的來說，北郭園園林景象的意蘊，反映著科舉制度對臺灣文士的影響，乃是士人對於家族傳承的價值追求。然而，鄭用錫看待北郭園的這份心意是否得以延續？子孫的維護、經營狀況又是如何？北郭園再傳至用錫姪孫鄭神寶（字幼香），連橫曾作〈北郭園雅集賦示鄭幼香〉：

詩界猶堪張一軍，北園花木更清芬。山河歷劫杯長在，風雨聯吟硯未焚。家世詁經傳異代，交游置驛重人群。竹城觴詠逢今夕，帶草堂開翰墨薰。<sup>130</sup>

「家世詁經傳異代，交游置驛重人群」強調鄭氏家族書香傳家的一脈精神，也說明鄭氏家園一直是地方酬酢雅集的重要據點，可見北郭園人地薈萃的輝光，始終熠熠精彩。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鄭神寶在園中建造日式風格房屋「幼香吟室」，更易園林風格。其後北郭園一度成為日本政府的北區「區役場」，又因拓寬市區道路，使得屋宇景觀遭到破壞。<sup>131</sup> 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北郭園更受美軍轟炸而毀損。1949年前後，鄭氏後人變賣田產，至1970年時，僅存北郭園門、小段圍牆、稼雲別墅、橫青山室部分建築，直至1976年被完全拆除。<sup>132</sup> 回望這片土地的歷史，由阡陌而園，園又回歸阡陌，鄭用錫苦心經營的家族園林，終如當年鄰翁之地不能長久為己所有。大千世界本諸緣造作，人、物生滅往往無能自主，此為園林面對時間巨流侵蝕不能逃躲的本質命運。然而，從個人安居到詩書傳家，北郭園在竹塹地方文化史上，確實留存著一份特殊的記憶履印和光榮象徵。

<sup>130</sup> 連橫：《劍花室詩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94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年），頁77。

<sup>131</sup> 陳運棟：《內外公館史話》（桃園：華夏書坊，1994年），頁6。

<sup>132</sup> 有關北郭園在日治殖民時期的概況，可參見陳運棟：《內外公館史話》，頁10。李乾朗：《臺灣建築史》，頁148。

## 四、結語

本文嘗試透過鄭用錫與北郭園的人地連結，說明園林文化在清代竹塹生根發展的一段歷史。作為遂初之志的歸返場域，北郭園見證了主人退歸後的半生心事，呈顯傳統文人園林「居園求安」的文化圖景，也是傳家守業、立身於世的話語表述，雜揉了自我安身的理念與世俗價值的欲求。

園林展示了主體與存在境況反覆對話、回應實踐的歷程，相對於同時期的臺灣文士，如林占梅以潛園上追白居易中隱之姿，建構文雅風流的生命寄託。又如陳維英修築「太古巢」，自言仿效羲皇上人，以臺北城近郊圓山草木的原始姿態，興造一方天地，迴向自然，聯繫人與環境和諧共在的隱逸思維。鄭用錫與北郭園的人地遇合，展現出不同的關懷。其在清代臺灣古典園林史上的意涵，可從以下幾個面向說明：其一，北郭園延續傳統園林作為士人異質空間的特性，是鄭用錫宦途轉向，晚年回溯自我生命歷程時，調復身心的體道場。其二，北郭園八景的設置，一方面反映主人期待休居徜徉、安住斯土的生活實況，同時也跳脫「壺中天地」的侷限，展現對所在鄉土自然地理、人文空間的親切感知，帶有深厚的地方意識。其三，鄭氏家族作為清代臺灣從移墾社會邁入文治社會後的儒士代表，<sup>133</sup> 鄭用錫在園居生活基礎上，不忘關懷鄉里、介入地方事務，實踐士人責任，也滿足地方鄉紳追求的欲望、價值，北郭園與周遭民生連結的空間意蘊，正反映出上述心念與特色。其四，從家族群體角度言，北郭園乃是鄭氏家族文化資本的重要憑藉，詩書傳家與文社據點的空間意喻，透露臺灣地方士族立基賡續的盼想及實踐。<sup>134</sup> 整體而言，北郭園是一座地方鄉紳型園林，具備安頓自我、興旺家族使命的雙重價值，呈現臺灣文士對傳統園林文化觀想、演繹的一個典型例證。

回顧鄭用錫興築北郭園時，自言「今日初增新見聞，異時附入淡廳誌」<sup>135</sup> 其

<sup>133</sup> 參潘朝陽：〈庶民社會的儒家教化〉，《成大中文學報》第 47 期（2014 年 12 月），頁 318-320。

<sup>134</sup> 有關在臺士族「重功名」，對於「經濟力」的意志與渴求，可參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頁 110-111。

<sup>135</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新擬小八景蒙諸公唱和題詩不勝榮幸爰作長歌以答之〉，見施懿琳

後北郭園真如其所願，獲選入列竹塹「八景」之一，由私家園林成為地方公共景觀。然而，在後人的觀視中，北郭園為人熟知的是「北郭煙雨」，<sup>136</sup> 此景的命名，強調遊人遊園時的美感經驗。如鄭鵬雲〈北郭煙雨〉提到：「半村半郭日閒遊，一抹山光眼底收。煙景模糊池畔柳，雨聲點滴水邊樓。披圖學畫懷摩詰，欹枕開廳記陸游。絕愛名園時憩息，宜春宜夏又宜秋。」<sup>137</sup> 一片水色霧隱的悠然畫面中，遠方有青山橫亘，近處則有樓臺能依憑遠望，觀者可陶然於動靜兼容的欣然雅趣。在後人的想像裡，鄭氏與北郭園有關開拓、守成、教養、傳世的諸多苦辛、用心，並不存在此一凝縮、淡化的悠閒斷面中。遊人的視角，片段短暫，畢竟不能全然理解、對應主人面對家族渡海定居、求存乃至於茁壯的曲折意志。那些退離宦海後的醒悟、始終未放下的世俗情懷、一家一姓立基斯土的心願，或許只有身處樓臺之中，面向細雨漠漠的主人，才能領略安放。

從臺灣文土空間書寫的譜系來看，北郭園八景蘊含的觀看方式，不同於帝國視野下對荒土疆域的權力收編，也非宦遊士人將臺灣視為暫寓之所的無奈迷惘，而是相對關注斯土斯民、期盼永續經營的願力。北郭園空間蘊含的園林話語，固然有標榜自我、宣揚家族的競逐心理，但也可見主人回望生命、嘗試安頓自我的身體感知與表意模式，透露在地者日常生命活動的親切言說，乃是竹塹地方重要的文化記憶象徵。鄭用錫與北郭園連結個人生命情境與記憶，以所居地為主體，吸收、展示傳統文土園林的意義元素和空間話語，進而譜繪一姓家族在地生長茁壯、枝茂繁衍的盛景圖像。說明園林作為獨特人文空間，可藉之為切面，觀看清代中葉臺灣本土文土如何在地安頓的思辨歷程，並理解他們面向土人理念的多元想像和生命實踐。

（責任校對：王誠御）

主編：《全臺詩》，第6冊，頁28。

<sup>136</sup> 光緒二十年知縣范克承原擬為「北郭納涼」，後改為「北郭煙雨」，見清·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頁246。

<sup>137</sup> 同前註。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西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唐・李德裕：《李衛公別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79冊。
-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清・鄭用錫撰，楊浚編：《北郭園全集》，收錄於王國璠總輯，高志彬主編：《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2輯，臺北：龍文出版社，1991年。
- 清・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臺北：臺灣銀行，1964年。
- 清・施士洁：《後蘇龕詩鈔》，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
- 清・穆彰阿、潘錫恩等纂修：《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清・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收錄於方豪主編：《臺灣叢書第一輯：臺灣方志彙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第12冊。
- 清・連橫：《劍花室詩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94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年。
- 清・連橫：《臺灣通史》，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 二、近人論著

- 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價〉，《臺灣文獻季刊》第9卷第4期（1958年12月）。
- 王建國：〈從康熙南巡到季麒光宦遊——論清初臺灣園林／寓望園〈書齋八景〉之書寫語境〉，《文與哲》第36期（2020年6月）。
- 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 王鴻泰：〈明清閩士人的閒隱理念與生活情境的經營〉，《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

第3期（2007年3月）。

朱衣仙：〈異質地誌學與明清文人園林場域的相互證發〉，《東海中文學報》第34期（2017年12月）。

安 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

\*余育婷：〈鄭用錫詩歌特色重探〉，《政大中文學報》第26期（2016年12月）。

余育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新北：稻鄉出版，2012年。

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DOI:10.978.98603/62459

李知灝：《從蠻陌到現代：清領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景書寫》，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79年。

李乾朗：《新竹市古蹟公園潛園調查研究》，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

\*林衡道主編，陳澤編輯，高而恭採集、拍攝：《影本浯江鄭氏家乘》，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年。

林素芬：〈從觀物到安樂：論邵雍生命哲學的實踐開展〉，《師大學報》第57卷第2期（2012年9月）。

施添福：《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

夏鑄九：《樓臺重起·下編：林本源園林的空間體驗、記憶與再現》，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年。

徐雁平：〈宅第園林與世家文學〉，《明清詩文研究》第1輯（2011年6月）。

DOI:10.6467/SMQPP.201106.0029

徐慧鈺：〈林占梅潛園雅集及其文化意涵〉，《兩岸發展史研究》第4期（2007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劃室：《板橋林本源園林研究與修復》，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81年。

- 陳運棟：《內外公館史話》，桃園：華夏書坊，1994年。
- 張德南：《竹塹影像憶往》，新竹：竹市文化，1996年。
- 曹淑娟：〈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空間的建構〉，李豐懋、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哲學研究所，2002年。
- 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
- 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11年12月）。DOI:10.6281/NTUCL.2011.35.03
- \* 曹淑娟：《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年。DOI:10.978.9865452/117
- 陳惠齡：〈作為隱喻性的竹塹／新竹符碼——在「時間——空間」結構中的地方意識與地方書寫〉，《成大中文學報》第67期（2019年12月）。
- 黃美娥：〈一種新史料的發現——談鄭用錫「北郭園詩文鈔」稿本的意義與價值〉，《竹塹文獻雜誌》第4期（1997年7月）。
- \* 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第5卷第1期（1998年6月）。DOI:10.6354/THR.199806.0091
- \* 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新北：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99年，曹永和、沈謙先生指導。
- 黃美娥：〈清代竹塹地區文學的發展與特色〉，《從清代到當代：新竹300年文獻特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8年。
- \*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新北：國史館，1995年。
- \* 劉麗卿：《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
- 潘朝陽：〈庶民社會的儒家教化〉，《成大中文學報》第47期（2014年12月）。
- 蕭瓊瑞：《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臺北：典藏藝術家，2006年。
- 盧建成、陳國川：〈清代初期臺灣方志的風景選擇〉，《環境與世界》第28、29期（2014年6月）。DOI:10.6304/EAW.2014.28/29.3
- 薛建蓉：《清代台灣士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臺南：成功大學台文系碩士論文，2005年，施懿琳、黃美娥、游勝冠先生指導。

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1995年，李鍊先生指導。

- (日) 藤島亥治郎著，詹慧玲編校：《台灣的建築》，臺北：臺原出版，1993年。
- (法) 米修·福寇 (Michel Foucault) 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 (脈絡)〉，夏鑄九、王志弘編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
- (美)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美) 康達維：〈中國中古早期莊園文化——以謝靈運〈山居賦〉為主的探討〉，劉苑如主編：《生活園林：中國園林書寫與日常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
- (英) 柯律格著，孔濤譯：《蘊秀之域：中國明代園林文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
- (挪威) 諾伯舒茲 (Christian Noberg-Schulz) 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年。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ao, Sh.-C. (2019). *Zai laoji zhong anju: Wanming yuanlin wenxue yu wenhua* [Composure in laboriousnes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garden in the late Ming China]. Taipe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 Huang, M.-E. (1998). *Beitai wenxue zhi guan: Qingdai zhuqian diqu de wenren ji qi wenxue huodo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northern Taiwan literature: The literati and their literature activities in the Chu-ch'ien are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5(1), 91-139.
- Huang, M.-E. (1999). *Qingdai taiwan zhuqian diqu chuantong wenxue yanjiu* [A study of

-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n Chu-chian (Hsinchu) area during Qing period]. [Unpublished doctor's dissert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Huang, Zh.-J. (1995). *Qingdai zhuqian diqu de jiazu yu diyu shehui* [Family and local society of Chu-chien area]. New Taipei City: Academia Historica.
- Li, Q.-L. (1979). *Taiwan jianzhu shi* [History of Taiwan architecture]. Taipei: Hsiung Shih Art Books Co.
- Lin, H.-D., Chen, Z., and Gao, E.-G. (Eds.). (1978). *Yingben wujiang zhengshi jiasheng* [Photocopy of Wujiang Zheng family's genealogy]. Taichong: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 of Taiwan Province.
- Liu, L.-Q. (2002). *Qingdai Taiwan bajing yu bajing shi* [The eight sceneries of Taiwan in Qing dynasty and eight sceneries poems]. Taipei: Wenchin.
- Shi, Y.-L. (2008). *Quan tai shi* [The complete Taiwan poems].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 Yu, Y.-T. (2016). Zheng Yongxi shige tese chongtan [A new discussion of Zheng Yongxi's poetry].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26, 251-274.
- Zheng, Y.-X. (1991). *Beiguo yuan quan ji* [Collected works of Beiguo yuan]. Taipei: Longwen.



# 臺大中文學報

(第八十五期抽印本)

安居實踐及傳家使命：  
清代竹塹文士鄭用錫與北郭園詩文探論

葉叡宸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六月